文學叢刊

嬰

梅林



文化生活出版社

嬰

林　　　　梅



目錄

嬰

一

孩子睡着了，甯靜的緊握着他的小拳頭。

他出生纔十六天，小臉孔還是充血的，額門上起着老年人的皺紋。他睡在我底牀前的一張小竹牀上，蓋着由他底母親親手縫的紅印花布的小棉被；而我將小竹牀豎起竹架子，蒙上白紗布。鄉下蚊子猖獗，他雖沒有幸福睡在他母親底懷裏，他底孤苦的小生命也應該有帳子衛護。

屋外下着雨，以它底細碎的悽戚的低咽流在芭蕉葉上，彷彿在訴說着人間的不幸。夜晚，四野荒寂，靜對着屋內微顫的菜油燈，我底心起了一種爲我這短促的二十三年生命曆程所不曾經驗過的冷悽的哀傷。非爲我自己，我底淡泊的生活是沒



有什麽可以哀傷的；而是爲了這個從戰爭底炮火中出生的被遺棄的嬰兒。

我走近小竹牀，揭開白紗布帳，他甯靜的躺着，緊握着小拳頭。

『睡着了麽？』

從我的肩際飄過來輕微的嘆聲。我知道這是我底房東陳太婆的詢問。我靜靜的點點頭。

『唉，可憐的娃兒。』陳太婆坐在我的竹牀上，並不望我一眼，嘆息着：『要是他的母親在這裏，不是正睡在懷裏麽？』

我無言。說什麽呢？世間底初生的嬰孩大都有親愛的父母疼愛，而他竟不幸被忍心遺棄，孤苦的睡在小竹牀上。這孤苦的日子將還有多少啊？

『今天去過王農福家裏了，已經說好，他的母牛天天給我們兩瓶奶。』

我看向陳太婆，她底臉上展開安慰的皺紋，但只一瞬間又收斂了。

『不過呢，王農福說，一個月要十五塊錢。』

陳太婆知道我底收入並不豐裕。我在地方醫院服務，每個月不外五十元的薪給罷。這微薄的五十元，在目前給我自己生活還感到困難。前三天我把可憐的嬰兒收留下來，已經開始向醫院預支過下個月的薪給了。現在物價昂貴，單就飛鷹煉乳吧，一罐也必須六塊錢以上。

『十五塊錢就是十五塊錢吧，』我說，『明天就送奶吧。』

於是我交給陳太婆十五塊錢。她暗暗的嘆息了一聲，站起身來，關切的囑咐我說：

『小姐，這幾天你也累壞了，早點睡吧。』

也許我過份脆弱，我又感到了冷悽的哀傷。我怎麼能夠早睡呢？即使我由於過度疲乏暫時閉閉眼睛，一下子孩子又哭了。他是安靜不到一個鐘頭就用原始的哭聲要求餵奶的。而且他弄污濕的布片也必須隨時更換。日間我去醫院服務，陳太婆毫不推辭的替我做了這些繁瑣的事情，夜裏應該是全部我底責任的。

我揭開熱水瓶，將煉乳調和好，灌進奶瓶，裹在白棉絮裏。

屋外的雨繼續下着，以它底細碎的悽戚的低咽流在芭蕉葉上，彷彿在訴說着人間的不幸。於是我拿出不幸被遺棄的孩子底父母臨走時所寫的信：

『地方醫院看護長：

我們以所有懇切的熱誠請求你將我們的孩子收留下。請養育他吧，讓他有機會在這戰爭的時代中生長。

我們並非不疼愛自已的孩子，如所有的父母們一樣疼愛死了自已的孩子的。我們時常想着怎樣把他攬在懷裏，聽他啼哭，聽他笑喊，看他第一次用他的小手拿他所喜歡所驚奇的玩具；而且也一定給他相當的敎育，爲我們自已，爲我們的國家養育成一個健全的國民。我們連夜裏都這樣想着計劃着的。我們從血液骨肉裏，知道我們疼愛自已的孩子；然而我們終於忍心把他留下給

你了，含着眼淚悄悄離開他，走回我們所必須工作的前方。

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但我們也愛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假期已滿，必須趕回前方。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但我們的經濟能力不能撫養孩子。我們每個人一個月纔二十五元薪水。這兩者我們所愛的，在艱苦的殘酷的戰爭時代，我們不可能兼顧。

強壯的，年青的，應該到前線去戰鬥；稚嫩的，幼小的，應該在後方生長。於是我們含着碎心的眼淚離開了我們的孩子。

我們之所以敢於把孩子留交給你，是爲了你是服務在市立的醫院，想來不會給他……啊，不會像僞善者的私人醫院暗中給沒有父母的嬰孩以一杯藥水。

我們走了。請看我們的苦難的民族份上，養育他吧。我們不敢妄想將來可以有機會和他重逢，把他攬在懷裏，享受那種骨肉的笑哭幸福；只希望萬一他

可能長大起來，請告訴他：孩子，你是從日本軍閥的侵略祖國的殘酷炮火中生長的……

夏，華同上。八月二十九日。」

我感到冷悽的哀傷。我自己的生活是沒有什麽可以哀傷的，然而我感到冷悽的哀傷。



二

我服務在市立的地方醫院，院址在鄉下，距離北碚鎮約有十里路的樣子。院內設有『產婦房』這好像是專爲避免空襲危險而且景況貧困的孕婦們而設的。住院費減低到最少限度，助產費六元，膳宿費每天六角，住院兩星期，大約二十塊錢左右就可以平安的生下一個小孩子。但來生產的孕婦必須臨產前一天纔可以進院。

每天每天我看見產婦們的浴血抽搐產痛；也看見她們在完成了人類底莊嚴的任務後蒼白的臉上浮起安慰的笑容，抱着嬌聲啼哭的嬰孩走出醫院。

八月中旬，這應該說是前半個月，日本飛機每天成羣地在四川各處轟炸，當空襲過後的十四日下午，我們底地方醫院來了一對青年伴侶。他們類似來自前方。男的穿着草綠色的軍服，他有着俊直的鼻子，厚的熱烈的嘴唇；女的是一件褪色的藍市旗袍蒙着膨大的肚子。她的眼睛很大，靈活的閃爍着，但臉色同她的伴侶一樣，憔悴得近乎秋天底樹葉子。他們帶着藍布包袱和一隻「防空袋。」

我們的醫院的醫士兼看護長D，給孕婦檢查了身體後對她說：

「你的肚子還不到時候，過兩個星期後再來吧。」

她的伴侶慌亂的辯解着：

「不。不到了時候的。十個月倒算減去二十八天，今天滿期的。」

看護長D並不注意他底話，板板的臉上毫無表情。於是他再說明着：

『請你……的確到期了的，不會錯的，十個月倒算減去……』

『我檢查過還不知道嗎？你們等兩個星期後再來就是。』

青年的臉起着尷尬的皺紋，彷彿是刀子割的，足有二分深，困難的說：

『我們來這裏等半個多月了，起先住在溫泉，現在住在鎮上的旅館裏，不能再等……的確到期了的，你看，她的脚也腫了。』

看護長D底平板的臉上有一絲笑容。我看得出那是冷笑。她常常會在孕婦的男人自作『內行』的時候，習慣的浮起冷笑。

『脚腫沒有關係，孕婦的脚七個月以後就腫的。沒有錯，你們過了兩個星期再來。』

『她好不好先進院住下呢？』青年說，『她住在旅館裏，很不方便，白天躲警報，跑不動；晚下發作請醫生不容易。鎮上我們不熟，錢也不充裕。住在這院裏比較安全。她的確到期了的。』

看護長D眞實的笑了，而且笑出聲來。她還不曾遇見過這樣坦直的青年，將心腔完全開放，有什麼說什麼。但她很快就收起難得的笑聲，用一種『萬難辦到』的語調對他說明着：本院沒有這種規則。本院只有十個牀鋪，三個看護，如果孕婦們都來住院待產，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的。本院規模這樣小，孕婦非到臨產前一天不能進院的。然後她好像想起了一件事，從辦公桌的抽屜內拿出一張『入院保證書』交給青年：

『先拿這張保證書去，找個保人，十天後再來檢查吧。』

青年失措了，眼睛困惑的直望着。顯然可以看出，他只是『據聞』這裏有半義務性質的地方醫院可以給他的伴侶生產便匆急而來的，醫院的所有規則他是沒有調查淸楚的。他顯得很失望很痛苦，近乎失神的直站在那裏。看護長D已經走開了，她怕他再有『不合手續』的要求麻煩她。

『我們走吧。』

他的伴侶，那個坐在木椅上的年青的憔悴的孕婦，發出細弱的聲音。於是他勉強的背起藍布包袱和手提的『防空袋』兩個人默默的走出了醫院，走向通北碚鎮的那條曲折艱難的山路。

我不大同意看護長D那種專講『手續』的辦事方法，實際上醫院裏的『規則』是可以酌量情形變通辦理的。而且，鋪位也有空，昨天纔出院一個產婦。她又何必這樣硬守『規則』呢？難道他們所說的『到期』完全不可靠麼？難道她底檢查是一定準確麼？

果然，僅隔了兩天，那一對青年伴侶又來我們底地方醫院。這一次他們坐着滑竿，孕婦已經發作，下部流着穢水，弓着肩胛捧肚子作產痛的呻吟。看樣子，這是必須立卽將她放在牀上施行助產手術的；然而我們的看護長D平靜的問孕婦的伴侶道：

『你們的入院保證書準備好了麼？』

他慘白着臉喘嚅着：

『沒，沒有。』

『這怎麽能入院呢，沒有保證書？』

『這里我們沒有熟人，找不到保。我自已保她能。』這是差不多等於哭出來的聲音。

『你怎麽能保她？你是她的先生呀。不合手續。應該住在北碚鎮的人保。』

『媽呵！你，你，快點……』

產婦慘叫着，蜷曲地抽搐在木椅上。青年奔過去，摸着她的背脊，顫抖着聲音：

『呵，呵，貞，你忍耐些，忍耐些。到了這里醫院就不怕的。貞！』

我不敢聽這種由焦急愛惜痛苦交紐着的男性的顫抖的聲音，我沒有聽過，我沒有這付心腸，我底手發癢，自動走向玻璃廚替D預備助產時用的器具，慌急的抽拉綳帶紗布，對D說：

『產後再補保證書吧，現在已來不及！』

D沒有反對我底意見，她看得出現在她所處的地位：她底助手之一的我已經動手，她再堅持『手續』那是不近情理的；而且她到底是女性，血肉構成的心，決不會在慘景當前時變成化石。

她很快的跟我一致的做了她所應該做的工作。我們把抽搐着的孕婦扶進了生產間去。

我沒有時間看那靑年的臉色，我只聽見他在房子外邊，鼻子粗重的衛衛作響，並且淨着阻礙激動呼吸的鼻水。

三

孩子醒了，堵着小嘴，緊握的小拳頭向腦部兩邊舒伸，於是哭着，要求必須的餵養。我迅速將他所汚濕的布片更換，然後拿出裹在白棉絮內的溫熱奶瓶塞進他底

小嘴。他飢餓的吮吸着，慢慢的靜下來，而且不到十分鐘又睡着了。

夜相當深沉了，看看手錶已經十二點鐘，雨底細碎低咽似乎從屋外的芭蕉葉上消逝，夜就顯得更深邃，特別是鄉下的夜。這相同靜止了的那無際的海洋，我應該安靜的躺在這無聲的海洋上休息，舒鬆我底疲勞了的筋骨。然而我底神志卻如同野鹿樣跳躍着，我不能夠睡，我不習慣這等於小母親的生活環境，雖然我所學習的職業是看護。而同時那一對青年伴侶，這不幸的嬰孩底父母，夏民和華貞（願他們在前方平安！）底近乎瘋狂的面影，無比深刻的烙着我底脆弱的心。

在我底執業環境裏，我看見多少父母們疼愛自己底孩子，然而我沒有看見過像夏民，華貞那樣瘋狂的疼愛他們底孩子。這只有老年的夫婦新得獨子時那種少有的，視爲世上至寶的，連睡夢中都惶恐驚喜的疼愛，或者可以和他們比擬。然而他們還年青，並非生殖力將絕的老年夫婦，他們如果需要，可以很自然的接二連三得孩子然而他們疼愛這第一次的孩子近乎瘋狂。

孩子平安誕生那天起，夏民每天絕早從距離十里路的北碚鎮趕來醫院看護他底伴侶和孩子，深夜時分打着火把回去北碚鎮的下等旅館過幾個鐘頭。每次他來必將他底佈滿汗珠的前額探進『產婦房』底門，急忙的喊着：

『貞貞！』

於是他不顧被吵醒的同房的其他產婦底討厭，走進房去，揭開他的伴侶的帳子，連聲問：

『你昨晚睡得好麽？孩子睡得好麽？奶夠麽？』

接着無休止地詢問着他一夜來所掛慮的一切，他又逗弄嬰孩，無意識的，可笑的獨語着：

『嘿，他還睡着哩，滿舒服的樣子哩，在做夢麽，小難民？這是人間呀。你來得不大合時候哩。嘿，嘿，小難民。』

這一定要等我們請他離開產房，或由他的伴侶對他說：『你出去罷。』他這纔

掏出一條灰黃的手巾抹抹額門上的汗珠；帶點難爲情的眼光出去。但他看見了房內兩扇沒有玻璃的紙窗前後洞開着，立卽慌張的把它關上，並且好像常識很豐富的說道：

『窗門打得這樣開怎麼行呢？大人小孩都會受風的，在月子內受風還了得！產房應該沒有一點風纔是。』

也許他看過鄉下人『做月』時的那種關門閉窗的因襲舊方法，就認爲絕對不可變更的眞理。我們看他那種自命對產婦底看護常識比別人高明的態度，委實好笑，告訴他：

『只要母子身體保持適當的溫度，開窗門是沒有關係的。一個產房五六個產婦，新鮮空氣對她們不是也很重要麼？你底關窗門禁止空氣流通是鄉下式的，非科學的。』

他羞愧的傻笑着，又拿出灰黃的手巾抹拭臉部，但乘人不備他又走進產婦房

去，把窗門依舊關上，站在他底伴侶牀前說些在別人聽來毫無意思的話；或者逗着完全不懂事的只能吃奶睡眠的嬰孩。

他曾經要求過要住在醫院內看護他底伴侶和孩子，給看護長D拒絕了。這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不方便的。看護長D堅持這條醫院規則，倒是十分應當的。於是他每天深夜走山路回去北碚鎮，淸晨絕早走來醫院。一整天中，他至少被從產婦房『請』出來十多次，自然也乘人不備關窗門十多次。當他被從產婦房『請』出來，他就像失去了靈魂，癡癡的坐在門外醫藥室底長木椅上，或者急速的大踏步來回轉動着，於是又將脚步轉進產婦房。我勸阻他：

『讓她安靜吧，產婦初產後三天是絕對須要安靜的。』

他竟有點生氣起來，顫着嘴唇說：

『我要看護她和孩子呀！連看看都不讓，也許不久，我就會看不見我的孩子的！……』

四天以後，他底伴侶可以起牀了，她底身體好，並沒有產期不良症候發現，母子都很健康。食慾異常昂進，醫院裏的粗飯青菜——因爲膳宿費每天僅六角，只能供給藕，胡豆片，豆腐湯之類，而且分量很少——不能滿足她。根據他底一點『奶母產婦必須有好滋養』的常識，他就每天從北碚鎮的飯館裏買來一些腰花麵，牛肉炒飯之類的補品，大粗碗盛着，放在竹籃裏走十多里山崗路，小心翼翼的，然而爲保持熱度快步的提了來。八月底太陽是火燙的，他汗溼得像是從河裏爬起來的。一把竹籃放在牀前，他就喘息着喊：

『貞，快起來吃，等下涼了。』

在他底伴侶飢餓的吃他送來的食物的時候，他逗着睡在牀上的嬰孩：

『A，你舒服呀，吃了睡，睡了吃。怎麼閉着眼睛？睜開來看看我呀。看看世界呀。A，小難民。嘿嘿，他睜開眼來了，看我呢，貞。』於是吻着孩子，發出吮吸的嘖嘖響聲。

他送了四天腰花麵牛肉炒飯之類的『滋養品，』第五天我看見他沒有穿草

綠色的軍服，只穿了一件沒有領子的破爛舊灰布襯衫了。

小母親愛她的孩子是驚人的，她不會起牀時，我替她檢查溫度，總看見她把奶頭塞在嬰孩的嘴裏，衛護着，好像怕孩子有半分鐘的飢餓；而在她睡夢中也經常驚醒，喊着：『我的孩子呢？』她可以起牀了，日夜的忙碌着，親自替他抹身，洗臍眼，汚溼布片，縫着大小不同的單衣，夾衣，肚兜，領圍，帽子，以至棉衣，似乎在一個星期之內要替她的孩子趕縫出三年用的衣裳。孩子哭時她唱着：

『寶寶乖啊，睡覺覺啊，睡在媽媽的懷裏啊，永遠睡在媽媽的懷裏啊。』

一個星期以後，嬰孩的臍帶脫了，間或可以睜開小眼睛看人，她就歡悅得近乎發狂，抱着他對我們或同產房的產婦們誇耀着：

『他不是很好看嗎？額門高，臉盤闊，鼻子倰，虎口，不是有出息的相貌嗎？他纔七八天，就手抓脚蹬，力氣滿大，健康得很嗎？』

於是她俯下頭去親孩子，她用力過猛，孩子哭了起來。感到刺心的疼痛似的，她

撫慰着孩子，又唱：

『寶寶乖啊，媽媽親啊，別哭啊，抱在媽媽懷裏啊！』

她一邊唱着，一邊嗚咽起來，潸潸的流下眼淚；於是，再低下頭去親懷裏的孩子。

看護長D就暗示着他們：母子健康，按照醫院規則，最多兩個星期必須出院，剛過十二天的樣子，我們的

『鄉下蚊子多，不如早一天出院。孩子滿好，恐怕傳染「皮寒」哩。』

青年夏民吃驚的說：

『十天就出院，沒有滿月不好吹風呀！』

小母親慘白着臉孔吃吃的問道：

『我們不能多住院幾天麽？』

看護長D平靜地（她什麽時候都是平靜的）答道：

『人家一個星期就出院哩。多住院沒有用，不如家裏好。本院鋪位不多，規定最

多住院兩個星期，別的產婦好進來。手續這樣』

他們由驚慌轉成憂愁，小母親低下頭去親孩子，搖着身子，悽婉的哼：

『寶寶回家去啊，家不知在什麽地方啊，寶寶永遠和媽媽一起啊。』

而她底伴侶夏民站在旁邊，發紅的眼睛茫然的看向窗外的遠天。

四

『這怎麽辦？丟下孩子不管，竟自走了！』三天前的上午看護長D，搖提着一封信，火燒似的喊着：『叫我們醫院養育，這樣容易嗎？他們又沒有保人，叫誰去負責！』聽D底口氣，彿彷帶有責備我的成分，因爲他們來院生產是我首先主張『補填保證書』的；至於產後終歸沒有補行這種手續，則因爲他們在北碚鎭的確沒有熟人，找不到保。同時保證書底作用，在於防備難產施行手術時發生危險有人保證『與院無干，』既非難產，母子平安，而且一兩星期內就出院，則保證書似乎已不很

重要，D也就樂得做個人情，不再堅持補行塡保證書的手續。然而現在發生事情，究其始因，我也好像有點責任。

然而即使算我有責任，我也沒有什麽不安，只是感到一縷哀傷直刺我底心，起着酸痛。我沒有看見過像他們這樣純良和慘痛的青年伴侶，我同情他們底遭遇，也埋怨他們過分忍心。我看向牀上，孩子在悽慘的啼哭着，要求餵奶。我檢查牀頭，十多件孩子穿的粗布衣裳和洗乾淨的一疊布片，整整齊齊的放在那里，並且有半牙刷缸的奶。這是那小母親臨走時擠出來的心血，預備給孩子作最後一次餵養的。

『多麽忍心呀，捨得丢下自己的一塊肉，不怕得罪天地。』

一個同房的產婦嘆息着，而另一個產婦趙太太用一種感傷的鼻音說道：

『罪過是罪過。可是夏先生眞也疼愛孩子呢。早上他來抱孩子有一點鐘呢。裝小貓哭呢。我還親眼見他流淚呢。唉，看他那樣子眞疼愛孩子入骨呀！誰知道他會丢下孩子呢？夏太太嗎，可不也疼愛孩子入心。早上她擠了乳哭着對我說：趙太太，請你

代我看看孩子吧。我出去一下。我說，你去嗎。可是她一去，唉，眞是悽慘！』

『他們做什麽的，連孩子也不要。』

『說是浙江人嗎。說是前方軍隊裏做事嗎。』趙太太答覆同房的產婦，又用慈愛的口聲呼喚我，『把孩子抱給我吧，可憐的餓壞了。』

我將哭得嗓音嘶啞了的嬰孩抱給趙太太。他閉着眼睛，慌亂的張開小嘴找乳頭。我底心一陣辛酸，感到眼眶有些濕熱。

我們底看護長D，在我底身邊焦急的走來走去：

『我們怎麽能養他！僱奶媽媽？經費哪裏出！送人嗎？在這個戰爭時候誰還要人家底孩子！這到底怎麽辦？誰去負責任！』

我不知道從哪裏來的一股猛烈的勇氣忽然在我的心頭激盪。我答覆D：

『由我來負責任吧。』

『由你負責任？』D顯然很驚訝，疑惑的看定我。『你是說把孩子交給你？』

『孩子總不能沒有人養育的。』

於是我把這個不幸的嬰孩抱回到我底家裏，然而我怎樣的來養育他呢？當時並沒有估計，我只是在感情底熱潮中覺得這不幸的悲劇不能讓它演到最悲慘的結局，應該給他一點溫暖，和給自己一個心安。現在我纔知道由個人完全負責養育嬰孩底責任是怎樣的重大和艱難。

感謝我的房東陳太婆，當我將這嬰孩的悲苦遭遇告訴她時，使她流下了同情的老淚，用她底暮年生命力協助我做了不少工作，日間我去醫院服務，由她看護餵養，夜裏則由我全部負責。

雖然小母親替她的孩子預先縫了足夠的衣裳，可以不必再製，但嬰孩最不能缺少的却是奶，而這個是我和陳太婆所沒有的。用代乳粉飛鷹煉乳呢，我底全月薪給只能買到廿天左右的供給。僱奶媽麽，這負担將使我無法維持。終歸還感謝陳太婆，以她底良善的心，以她底本地人的地位，取得了鄰近農民王農福的同意，每天給

嬰孩兩瓶養育生命的牛乳。

然而，我有可能將嬰兒一直養育長大麽？我不敢有肯定的自信。萬一我失了業，或發生意外的變故，都有可能使我無法兼顧。於是我想到託兒所，然而在戰時的中國，在大後方的四川，託兒所在哪裏？有麽？卽使有，可以純義務收容被父母不得已離棄的嬰兒麽？於是我想到送人，然而正如我們底看護長D所說的：『在這個戰爭的時候誰還要別人家底孩子！』於是我想到牛奶，是的，牛奶！倘若有一筆經費，在安全的鄉村，有百十間房屋，幾十匹母牛，看護士，醫生，義務的養育，現在生死由天，却是下一代底主人的千百苦難嬰孩！然而這分明是一種幻想。現在這個孤苦的嬰孩可能暫時每天有兩瓶牛奶延續生命，已經是近乎一個奇跡！

『强壯的，年青的，應該到前線去戰鬥；稚嫩的，幼小的，應該在後方生長。』我想起那一對離棄孩子重囘前線去的青年伴侶底信上的話。是的，這是祖國被侵略被屠戮時候的悲壯吶喊；然而强壯的在前線爲國大量捐捨生命，幼小的怎樣在後方

生長呢？

看護長D今晚來過我底寓所，這位賢明的助產士，只是淡淡的嘆息道：『唉，可憐的孩子。』

手錶停了。該是午夜後的一點多鐘了吧？雨又悄悄的用它底低咽的悽聲從屋外的芭蕉葉上流過。初秋底夜雨！怎麼總是斷續地悽聲低咽？爲什麼……孩子又哭了，這一次他哭得異常猛烈，即使經過換汚濕布片和餵奶，仍舊哀聲號哭，亂伸着他底緊握着的小拳頭。

『啊啊，乖乖睡覺覺。啊啊！孩子，別哭吧，孩子！』

我流下了冷悽的哀傷的淚。也許我底心過度脆弱了罷。

二十八年冬

從昨天起，福斯的主人大尾老板的舖子開始和平常不同，他不站在玻璃櫃臺內把布匹，玩具，閃光的白鐵造成的各式各樣的精巧物品賣給櫃臺外邊的人們，却把舖子的大門關起來了。小主人義雄也不照例背起小皮包，由福斯跟隨去到一個門口有花園草場的建築物裏去。現在他坐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像一段被忘記了的木頭。舖子裏面很暗淡，僅由內院天井透過來一抹光線；但福斯看得見小主人的臉色，知道小主人現在是不快活的。

福斯輕輕地搖動牠的硬性的尾巴，將豎直的機敏的尖耳朵軟柔地垂平，走到小主人坐的角落裏去，用尖的嘴筒，伸向小主人的兩膝中間，親蜜地舐着小主人的手。這是他平常招得主人歡心的唯一方法。但剛纔牠用這方法去親近過大尾老板

却意外地給他憎惡的踢了一脚。女主人則穿着木屐，匆忙的走來走去，大袖管的和服扇動着風，像飛着的蝙蝠，完全不理會牠的忠誠。福斯委屈而孤寂，只好來找牠的小主人了。

義雄的小手撫摸着福斯的頸脖和頭，福斯的心就溫暖起來，把頭更深度地挨進小主人的雙膝中間。福斯聽見小主人用一種平常少有的憂鬱聲調對牠說：

『福斯，明天我們要回日本去了。』

福斯不明白小主人這句話的全部意思，但牠熟悉『日本』這兩個字的發音。大尾老板有興趣的時候，特別是門口插着一塊白布，當中有一團紅色的旗子的時候，他的臉孔發紅，抖動着一叢短髭的嘴，自尊而又興奮地對老板娘和義雄說：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人！支那人，呸，算什麽！』

於是這時候手裏拿着甜美的點心的義雄挽着福斯的脖子，一面給牠點心，添着說：

『大日本帝國的狗也比支那的狗高尙多了！』

福斯不明瞭這些話的意思，只是『日本』兩個字的發音比『支那』更熟悉。主人發出這『日本』的聲音時是高興的，福斯也隨着主人的意思高興。於是牠將前兩足伸直，尖嘴筒放在上面汪汪亂吠，或者蹲在地上，張開有犀利白牙齒的嘴筒，伸出紅嫩的舌頭，閃着逗人喜歡的機警的眼球。

但是，『日本』是什麽東西呢？好吃的嗎？類似好玩的兔子或者老鼠嗎？福斯沒有看見過『日本』，牠不明白，僅僅熟悉『日本』的發音。

小主人義雄撫摸得福斯的頭癢癢的怪好受，只是小主人忽然從他的小眼睛裏掉下水滴，落在福斯的頭上，低下頭向着牠：

『明天我們回日本去了，福斯，要是你能夠去纔好呢。』

福斯是狗類，最怕液體一類的東西，連忙把頭縮回去，一面簡單地捉住小主人『去』字的發音，牠高興了，尾巴搖動得更急劇。按平常的習慣，主人對牠說『去，』

一定有新鮮的玩藝兒，比如小主人拿了一段小木頭對牠說：『福斯，把東西啣去給老太太。』於是，福斯高興地啣着木頭去了，如果主人說：『福斯，我們去！』於是，福斯便隨同主人去到一個有山有樹的山上，有花有水的清潔開朗的園子裏，或者有好東西吃的房子裏。

福斯離開了小主人，匆忙的走向門邊。門關着，牠便用前脚爬着門隙。大概沒有上門，門開了一條縫。於是牠再用尖嘴把門隙掀開一點，攢身出去了。

福斯去什麼地方呢？牠去找住在附近的奴加，牠的那個大耳朵的，斑色皮毛的，性情溫和然而活潑的狗朋友。奴加的主人的舖子同福斯的主人的舖子在一條街上，距離沒有多遠。

奴加的主人的舖子的大門也關着。福斯又用前爪爬門，但是爬不開。牠在門外嘶嘶作響，用嘴找門隙，用力頂擠。後來奴加的女主人，那個皮臉打皺，沒有了牙齒的村山老太婆出來開門了。

『討厭的死狗，你爬門做什麼！該死的！』

村山老太婆氣憤憤地罵，正想掩門，但福斯卻已經攢進門隙竄進裏面去了。

裏面同樣沒有光線，所有屋子內的東西全改變了常態。玻璃櫃內的東西沒有了，細包在一塊，地上隨處是紙片，木頭箱子，凌亂得像纔打過架的地方。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福斯不瞭解。這是『人』的事情。牠除開有點不順眼之外，沒有其他感覺。

牠找到了奴加，那可憐的朋友，像被遺忘地蹲在通後院的門角裏，低垂着大耳朵，看見了福斯的來訪，也沒有活潑一些。

福斯用嘴聞聞奴加的身子，頭和嘴，嘶嘶作響，算是傳達了牠的話：

『我的主人要去日本了。』

奴加靜靜地回答牠的狗朋友：

『日本？我的主人也常常說日本的。』

『是的，日本。可是日本是什麼東西？好吃的嗎？好玩的兔子，老鼠嗎？』

奴加搖搖尾巴，表示不知道。

『要是日本是好吃的東西那纔快活。是兔子老鼠呢，我準得咬死它，那好玩的小東西。』福斯說。『但是，如果日本是山或是草場，我們就好賽跑了。』

奴加對於這些現在沒有什麼興趣，牠不像福斯這狠種好動，牠只是憂愁地問福斯：

『你吃過早飯了麼？』

『吃過了。你沒有吃？』

『沒有吃。我的主人，今天把我忘記了，沒有給我早飯。你瞧，他們在做什麼？完全忘記我了。』

福斯側着頭瞧瞧村山老頭子在把一箱一箱的笨重東西移在一個大木廚內，又大大地貼紙條。村山老太婆則在勞叨着不清不楚的囈話，一邊收拾衣箱，一邊老是眼裏掉下水珠。

福斯看着這情形，反而高興起來。奴加的主人現在所有的動作完全和牠的主人的動作一樣，一定也是要去『日本』。牠對奴加快活地說。

『你的主人也要去日本。我回去了，不要我的主人先走了。』

福斯掉轉頭走向門邊，奴加沒有跟在後面送，牠沒有吃早飯，肚子餓，蹲在原來的地方等主人給飯。

門仍然關着，上了門，福斯照老法子用爪子爬，用嘴掀，嘴裏嘶嘶作響。這騷擾使村山老太婆生氣，她走到門邊先用力踢了福斯一脚，然後放牠出去。福斯像是知道自己理虧，只叫了一聲便攢出門回家去了。

夜裏福斯很晚纔吃晚飯，當主人們吃晚飯時，福斯是照例蹲在飯桌旁的地上的；但主人們把牠忘記了，連骨頭也不給一塊，只見男主人大尾老板滿臉通紅，喝着透明杯子裏的液體，而女主人帶着眼淚，抽抽咽咽地嘴裏嘰嘰咕咕：

『回日本去做什麽？回去有飯吃麽？我們來支那十多年了，這里的青島就是我

們的生命線啊！』

大尾老板反乎尋常地，極粗魯地敲着筷子：

『吃你的飯吧！嘮叨什麼？你這該死的老太婆！』

『我該死！我該死！』女主人狂了似的喊：『你不該死，回去日本有飯吃麼？你有田？你有工廠？你回去日本不就也是該死？嘀嘀天，天帝呀！』

福斯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主人竟大聲地哇哇響了，好像丟失了什麼貴重的寶石，好像死了心愛的命根孩子。

男主人顫搖搖的手裏端了一玻璃杯白色的透明液體，灌在他的嘴裏，痛苦地咽着喉管，骨骨作響；那嘴唇邊一簇濃黑的短鬍子不住地抖動，一對眼睛相同剛從水底下攢出來的田雞的眼睛，赤紅得嚇人。他嗄聲地喊：

『誰願意回日本去餓死？這里青島有生意，有房屋，有吃，有穿，有住，支那人又怕我們，不是神仙一般快活麼？可是軍部的命令，你敢反抗麼？他們要叫你死，你就得死

呀!』

他再倒了一玻璃杯透明的液體灌下肚子去:

『是的,就像豬一般去死!當兵,以後就只有一罐子骨炭!啊哈,濟南的福岡二郎,想躲兵役,自已斬斷了手指,後來,後來還是拉囘日本去鎗斃了!啊哈!死,死得像豬呀!現在支那人又不同起來了,敢和大日本帝國皇軍打仗!啊哈!大日本帝國,要我們死!……』

男主人搖搖擺擺地想站起來,又跌囘去坐在椅子上,手裏拿着筷子指東劃西,然後又拿起玻璃杯猛力投在地下。

『要我們去死呀!當兵,皇軍,一罐子骨炭,沒有田,沒有工廠,這里的青島,這些財產!』最後他指指他的孩子義雄:『你囘去日本做個小流氓吧!』又指着他的老婆:『你這老太婆去進救濟所吧!』

於是福斯的男主人在聲嘶力竭之餘,全身抽搐着,就像被安放在牙醫的椅子

上，牙齒被醫生的鐵鉗夾住時的那種樣子；隨後像崩山一樣倒下去滾落在地下，歪掛着頭，嘴裏流着涎沫，鼻子和喉管牛一般呼呼響動。

女主人不嘮叨了，慌慌張張，走過去俯下身子，哀痛地喊：

『爸爸！你怎麼了？醒來啊！爸爸！』

男主人不會說話，只是不住地呼吸着響亮的氣息。女主人把他拖上一張凌亂了的牀上，蓋上毯子，站在牀前流眼水，好久好久沒有停止。小主人義雄被嚇得哭了，後來他的哭聲變成了抽咽，剛剛和女主人的鼻涕聲合奏。福斯不敢走近每一個主人，牠知道現在牠要是不知趣，牠的屁股和背脊一定會被踢幾腳，打幾下棍子。就這樣，福斯挨到了深夜纔吃晚飯。可是晚飯比平常特別豐盛，有魚，有肉，有富於油膩的甘美的湯，配合着多量的飯，滿滿一大瓦盆。

福斯高興得亂跳，激烈地搖動尾巴，表示對牠的女主人的感謝，將嘴伸向瓦盆內匆忙地大嚼，彷彿恨不得一下子將瓦盆所有的食物吃盡。牠這種過於飢餓的急

吃相，引起了女主人的憐憫，她蹲下身子，撫着福斯的背脊，溫和地：

『明天我們走了，可憐的福斯，你怎麼辦呢?』

福斯不懂，只顧匆忙地嚼食，搖動尾巴答覆女主人的溫和聲音。

義雄站在一邊，對他的母親要求：

『媽媽，我們把福斯也帶回日本去吧。』

大尾老板娘停止了撫摸福斯，轉過臉對她的兒子怨恨地說：

『這怎麼能夠呢?回日本去，連我們都得挨餓，還能顧什麼狗嗎?你別再做夢吧，你的少爺式的日子以後不再有了。』

心酸痛起來，大尾老板娘感到自己的眼珠又開始潤熱了。想起渺茫的前途，想起遺留在青島的財產，想起在青島的愉快的生活環境，她無限悲痛，無限怨恨；而看見了被無理斥責的孩子的哭泣，更使她心酸。福斯是義雄的朋友，每天義雄去上學，福斯送他，放學回來了，福斯又在門前歡躍地迎接他，於今要拋開他的朋友，他怎麼

不傷心呢？

『義雄好孩子，不要哭吧。』大尾老板娘安慰她的兒子。『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帶福斯去日本，但是不久我們要回青島的。我們很多東西在青島，我們一定要回來的呢。』

連帶地大尾老板娘安慰了她自已，她想到六年前東三省的『九一八』上海的『一二八』中日爭端，不久支那人便屈服了的歷史，她就眞的有幾分相信他們不久可以重回青島；但當她正滿足於自已的幻想，腦子裏又閃出剛纔她的男人的話：『現在支那人不同了，』她又失卻了自信心。是的，現在支那人的確不同了，蘆溝橋事變後，街上走的支那人，那綳得緊緊的臉，射在大尾老板娘身上的眼光是怎樣的仇恨？日本店的貨物他們也不來買了。

女主人這種內心的隱痛，福斯完全不知道，牠吃得飽飽的，在地板上磨擦嘴巴，然後走去親近牠的女主人；但女主人起身走開了，在屋內收拾東西。不知什麽時候，

男主人也從牀上爬起來，默默地在那裏把一細一細的花花綠綠的布匹搬進一個大木廚內。小主人則獨自一個人走上樓了。福斯覺得沒有趣味，便躺在一個不妨礙主人走動的角落裏。

天明了，福斯的主人帶了許多的皮箱，柳條籃，每個人的裝束與平常不同，彷彿像什麽紀念日去山野上聚餐一樣。福斯高興地跳來跳去。牠以爲一定可以跟他們一同去。從早餐的特別豐盛，牠直覺地感到等一下牠將跟在主人後面，或者坐上車去到一個有山有水的什麽地方，自由地，愉快地跳竄，搜索山兔，蹲在樹下對樹上的鳥們狂吠，以至想爬上樹去捉捕那些飛鳥。

村山老頭子用一條長長的鐵鏈鎖住福斯的朋友奴加，牽牠過來。福斯忙走去聞牠的大耳朵，奴加則搖動着尾巴，表示親暱。

村山老頭子對福斯的主人大尾老板說：

『眞是要走了，實在呢，囘去日本做什麽？這裏青島很好，支那人又和平，又好說

話。他們比我們好啊。』

大尾老板沒有響。村山老頭子又怪慈愛怪平淡地說：

『我老了，五十八了，大概總不會給徵去當砲火。你呢？大尾！正在壯年啊。唔，不說吧。我把奴加牽來了，牠和福斯一塊，不寂寞。』

『這很好，』大尾老板說，『福斯有了同伴兒性會少一點。它是狠種。』

於是他去拿了一條鐵鏈，把福斯從前左腿繞過頸項鎖起來。福斯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待遇，想掙扎反抗；但牠知道現在男主人的脾氣是粗暴的，牠只好站着，搖動尾巴。

在後院裏的高牆下，他們豎了兩根相當粗的鐵棍，他們就把福斯和奴加拴在那鐵棍上。距離鐵棒約一尺遠放了兩個木箱，那是以前盛布匹的木箱平開了一個口，裏面放了一些破棉絮和亂草。

大尾老板娘和村山老太婆各各換了一大籃的食品，乾麵包，支那人吃的窩窩

頭之類，放在木箱的旁邊，上面用鉛皮再做了一個遮擱，防備雨水，同時又放了兩瓦盆的清水。

『福斯，我們走了，你和奴加好好地在這兒吧，』大尾老板娘撫摸着牠的頸項，發出悽涼的聲音。『那木箱是你們的窩，那些東西是你們的糧食，渴了呢，喝那瓦盆裏的清水。』

福斯似乎有點懂，牠知道那些糧食是給牠的。牠瞧見女主人的眼裏滴下水珠，小主人義雄同樣地眼睛裏滴下水珠。

『媽媽！帶福斯一同去日本吧，媽媽！』小主人義雄這樣喊，但女主人只是搖頭。

忽然沉默了許久的大尾老板說話了：

『不能，義雄。我們不能帶福斯去。我們不久要回青島的。』他出奇慈和的走近福斯，撫摸着牠。『我們不久就要回來。福斯，你在這里等我們。』

之後，他們走了，福斯聽見大門外大聲地下着鐵鎖。牠不安靜起來，向前跳躍，企

圈去追隨他的主人；但頸項上的鐵鏈頑强地拉住了牠。牠狂吠，牠用狗話問奴加：

『他們去哪裏了？怎麽不讓我們去啊！』

奴加憂愁地囘答：

『他們大概去日本了。』

『囘來不囘來？』

『總得囘來的。』

福斯跳躍地狂喊了一會，力氣軟弱下來，於是牠異常寃苦地蹲在地下，呆瞪着眼珠。奴加比較良善，牠不跳躍也不狂喊，只是馴順地蹲着，安靜得相同睡了一樣。

天漸漸晚了，天壁上幻變着美麗的雲彩，終然黑暗了下來，例外地，主人們沒有囘家。從什麽遼遠的地方響起金屬的喇叭聲，隨着秋風飄送過來，不久，主人舖子前面那條大路，響着踏踏的人類的整齊脚步聲，並且吶喊着粗獷的歌曲。這是什麽呢？爲什麽一天之內竟有這樣不同的變化？福斯蹲在地下，側着頭兒，用全部神經諦聽，

結果仍然是人類的粗獷吼聲和踏踏的整齊脚步聲。這使福斯聯想起在春天，那些樹木開紅花的時節，主人們帶牠去到一座高聳的怪石碑前面獻鮮花，然後有許多人坐在草地上聚餐；而小主人義雄卻和許多日本小孩子，手裏拿着一塊白布當中有一圓紅色的旗子，在草野上排着隊伍，並且踏踏地響着脚步，唱着奇怪的歌，喊着奇怪的：

『支那人是豬！』

而後，日本小孩們拍掌大笑，大人們甚至於像村山老太婆，也張開沒有牙齒的老嘴狂笑；還有人在向天空中擲去吃空了的酒瓶子，罐頭盒子。人們全是高興的，愉快的，像自由自在的狼，或者像春天池塘裏的鵝們。這時，福斯找到了奴加，拚命地在草地上追逐。

現在大門外那些踏踏的人類脚步和吶喊是不是主人的？但是那聲音是那樣的生疏，粗獷，響亮。福斯覺得詫異。牠正想向睡着了的奴加詢問，而在牠的乾糧前邊

的暗角落裏老鼠卻出現了，牠們那種鬼頭鬼腦的樣子，很顯然是想偷福斯的乾糧！

『該死的東西！我咬死你們！』

福斯磨動着牙齒，鱷魚樣踞伏在地上，盡可能地甯靜自己，等待那些老鼠潛行走近乾糧旁邊時，牠就一躍地向前猛撲，老鼠們四散逃走了。然而由於過度地用力，鐵鏈絆住了福斯的咽喉。一陣劇烈創痛，使牠憤怒地咬那拘束牠的自由的障礙物，牠咬得牙齒酸痛，那該死的鐵鏈仍然頑固地圍繞着牠的頸項。牠於是伸長頸項，發出長嚎。

『你做什麽，福斯？』奴加被吵醒了，慌張地問。

『討厭的鐵索束縛了我，』福斯憤恨地答，『我不能自由地咬那些該死的老鼠。』

『現在不是咬老鼠的時候。』奴加說，重新蜷臥下去了，『安靜吧，明天主人回家，我們可以自由地捉牠們。』

『主人回來麽?』

奴加沒有答覆。

老鼠們又出現了，福斯再次威嚇，結果同第一次一樣，換來了創痛，並且反而露出了弱點，老鼠們像看穿了福斯不能自由，更放肆地四處跑動，有的竟調皮地站起來，同時啾啾地唱着。

福斯蹲在那裏，瞪視那些該死的小動物，支持到了深夜，牠偶而閉上眼睛，醒來竟發現牠的乾糧給老鼠們偷啣去了一塊，在距離牠不遠的地方聚餐。福斯憤恨得牙齒發癢，狺狺亂吠，於是又去咬鐵鏈，四處團團轉動。

第二天福斯的主人仍然沒有回來。

『怎麽主人不回來?去日本?』福斯捉住了這熟悉的聲音;『日本是什麽?有吃的麽?』

乾糧漸漸少了下來，老鼠們又時常乘機偷啣;在天空中飛的麻雀有時也飛來

站在高牆上，垂涎那地上的乾糧秣子了。福斯開始了自私的佔有慾，時時貪婪地斜睨着牠的朋友奴加的乾糧。奴加身體小，吃得少，乾糧竟還存有一些。終於有一天黑夜裏福斯跳過去侵吞奴加的食糧。牠的朋友竭力反抗，經過激烈的咬鬬，將兩個瓦盆裏的飲料完全打翻了。雙方咬傷了，福斯的鼻子流着血，奴加的一隻前腿咬斷了，失敗地躺在一邊呻吟，眼看着自已所有的乾粮給貪婪的福斯一天一天的吃完。

奴加飢餓得發出長嚎，福斯的粮食吃完了以後也飢餓的發出長嚎，像冬天雪夜荒山中的餓狼所發出的聲音。

福斯日夜盼牠的主人回青島，而他們始終不回來，牠日夜簡單地直覺地想：

『日本是什麽？主人去日本了，日本有吃的麽？』

斷絕粮食的第二天，福斯的狼種的野性，從牠的眼睛裏兇惡地露了出來；牠猛撲過去，把餓得脚步打蹁的奴加用前脚擒住，咬着牠的朋友的咽喉，撕着皮毛，奴加已失去了抵抗力，只能微弱地啼號。

三天以後，奴加的皮毛隨着秋風四散地飄在後院的角落裏，給老鼠們啣去塞窩。在福斯跟前剩下一堆骨頭和堅硬的牙齒，最後連骨頭也給福斯塞在飢餓的肚皮裏了。

『日本是什麽？日本有吃的麽？主人怎麽不回來？』

福斯的毛開始脫落，頸項上的完全脫光了，皮膚打皺，已經沒有了力氣，脚步蹁躚得像飄在大風裏，眼睛給黃色的眼糞遮去了一半，朦朧地開始看不清楚活躍在牠附近的老鼠們。於是牠艱苦地啃着窩邊的木板，那乾澀的木屑塞着牠的肚皮。死跟奴加打架時打翻了，沒有了飲料，天又作怪地不下雨。

經常地，從遼遠的什麽地方吹着金屬的喇叭聲，接着不久，主人舖子前那條路上，踏踏地響着整齊的人類脚步聲，獷悍的人類的歌聲。福斯知道這決不是主人們的快樂的動作，那是另外一種人，或者就是常在街上走過的那些支那人。

『主人去日本，日本是什麽？有吃的麽？有吃，吃，吃的麽？』

老鼠們攢進了福斯的耳朵，挖着牠的眼睛，吃着牠的比較稚嫩的肚皮；而有一天清晨，福斯的主人的舖子那條街起了大火，威嚴的火燄將福斯的骨頭燒化成了灰燼。

二十七年春

自擾

消息靈通人士杜傳之手裏拿了一張當天的大公報，急急忙忙地走去找他的老朋友劉偉棠。

兩個人見到了，他就用一種急促的語調報告道：

『危急了！鄭州受威脅，許昌假城靠不住，合肥昨天失守，武漢危急了！』

劉偉棠的心微微一怔，黃臉孔也有點變色；但態度還算鎭靜，看了杜傳之一眼，背着雙手踱方步；暫時不說話。

按照平日經驗，劉偉棠是不大相信杜傳之的話的；因爲杜傳之經常散佈一些『常識以下』的消息，甚或『無中生有，』然而作怪的是卻又不能不相信。杜傳之的堂姪在政治部任情報員，加之他本人整天手不離報紙，何況他又是頗有見識的？

比如，這一次徐州撤退，他的見識就與人不同：

『什麼是勝利的退卻？哪利，那有退卻之理？追擊上去了。這好比兩個人打架，被打敗的，溜了，然後對別人辯護道，我並沒有打敗！』

杜傳之是『民族失敗主義者』麼？這也不盡然；他倒是信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原則的熱心人。當他由於一時的憤激，或因一時的慌張，傳播些『喪氣』的消息和見識後，他會立即改變一種堅決的語調對向人家：

『不要緊，個把城池丟了不算什麼，有一天，我們可以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最後勝利終歸是屬於我們的！』

他說這種話時的態度，宛如前線作戰的指揮官，挺直起他的已經多少有點彎屈的背脊骨，黃濁的眼珠露出自信的有把握的光輝。

劉偉棠的沉默，使杜傳之稍感到不滿，正想把剛纔他所報告的消息，加以『誇張，』而劉偉棠卻已停止了踱方步，平淡地說話了：

『武漢危急了麽?不十分可靠吧?武漢駐有重兵，並且武漢是……』

『這中什麽用呢?』杜傳之不等劉偉棠說完便搶着說，『去年南京不是駐有一二十萬重兵麽?還不是一樣失陷!何況武漢?軍事上的變化比做夢還快!誰也料不準啊!』

劉偉棠的『鎭靜』開始動搖了，定睛看了杜傳之一眼，發現他的瘦臉上一片認眞。搖搖頭，咽了一口涎沫。軍事上的變化可不是眞的比做夢還快麽?前幾天纔聽說從徐州撤退，而現在敵人已經侵佔了開封，在威脅鄭州，進攻長葛，企圖截斷平漢線軍事要點的許昌，偃城，直下武漢了。

『呃!』劉偉棠太息一聲，旋又喃喃說，『如果武漢眞的失守，還能繼續的抗戰麽?重要的抗戰根據地沒有了，沒有了!』

沉默了一會兒，忽然作怪地又改變了一種極有自信的語調:

『不能，武漢決不能失守!武漢失守了像個什麽樣子?一切都完了!一切!武漢決

不能失守』

這又是杜傳之發揮卓絕的『見識』的時候了。

『不盡然，』他說，『武漢恐怕不保。日本鬼子的砲火非常厲害，只要他們決心攻擊一個地方，那麼大都能夠達到他們的目的。圍攻徐州就是一個例子。這並非什麼「長他人志氣」，這是事實，我們應該「知己知彼。」唔，可是今天的報你看過了麼？』

於是他展開了他手裏的大公報，指點着一些黑色的鉛字行，補充道：

『你看看這是什麼消息？如果武漢不危急，當局決不會公然宣佈各學校提前放暑假和下命令疏散人口的！』

劉偉棠怔怔地站着，凝視着黃眼球看了那些鉛字行，同時一閃眼瞥見了兩行大字：『中牟一帶敵我激戰，杞縣我軍轉移新陣地！』現在無可再爭辯，他完全證實了杜傳之，這個『消息靈通人士』的話了。摔開了報紙，他急促的跨了幾脚大步，然

後跌坐在一張椅裏，閉上眼睛，正想發出喟嘆：『啊，中國到底不行！』而杜傳之的關心的聲調又在他的耳邊悄悄的響動了：

『你打算怎樣呢？走呢，還是留在武漢？情勢如此，我想還是走好。不必作無謂的犧牲！』

好像那受了撥弄彈簧一樣，劉偉棠猛然從木椅裏跳起來，下死勁瞪視着杜傳之的瘦臉。那瘦臉佈滿了替老友担憂的灰暗顏色，並且那上面的皺痕似乎比平日多增加了幾條。

『唉！』慘然垂下了頭，如同一個盲人在房間內轉圈子。

現在劉偉棠已經從對國事的擔憂轉到自身的安全上來了；他心慌意亂一下子沒有了主意。走，談何容易？一走就花錢，特別在這『非常時期』走時所花的數目簡直無法預算。這好像一踏出門就有千萬隻貪婪的手，不近人情的，脅逼的伸向他的錢袋。生活了四十九年，經驗告訴他，無論什麼事，無論什麼舉動，必須『考慮』必

須『慎重，』否則難免『勞人傷財。』去年十二月間南京失守，一般人似乎失了民族自信心，一時間武漢相當緊張，逃避的人們，蟻羣似的擁擠在車站裏，碼頭上。那時節，『消息靈通人士』杜傳之曾經勸他帶領眷屬離開武漢，避免『無謂犧牲；』雖然有幾分動心想走，但經過一番考慮，到底鎮靜了下來，並且頗有自主的見解：

『早哩，敵人現在不外纔打到了南京，濟南，山西，離武漢還遠，中國也並不是這樣快就算完了，還有能力戰下去的。那些亂逃避的人們不外是庸人自擾而已。』

基於這種見解，他延宕下來觀望風色；果然不出半個月光景搖籃樣震盪的武漢，重新穩定了；並且彷彿更『繁榮』了，逃避到長沙，四川的『庸人們』又回來了武漢，算是白花了一筆冤錢，白奔波了一場。從此他就不大相信杜傳之的『消息。』然而現在他可不能再鎮靜，情勢已經完全不同。敵人攻下了徐州，開封，直指鄭州，並且由永城向西猛犯，很有侵佔許昌，偃城，截斷平漢路的可能；如果敵人再由合肥出六安趨信陽，配合長江下游炮艦溯江直上，武漢豈不是受了包圍？留在武漢的人們

豈不是成了『甕中之鼈』麽？剛纔杜傳之的話以及擔憂是不能輕視的！

然而『走』又談何容易？一家人四五口，費用得多少？並且走到那兒去？

他感到一種暴躁，由心臟擴展到每一條神經纖維，抓起茶壺倒了一杯茶，可是茶又是熱的。

『你究竟怎樣打算呢？』杜傳之又說話了。『還是走吧。』

『你自己呢！』他一旋身粗聲粗氣的䁖。抬起頭，發現杜傳之好像受了意外的打擊，張着牙齒不完全的老嘴發呆。錐刺的感到內疚，深悔自己失了常態：『啊，傳之，情形已然如此，我大概是走的，到重慶去。』

『要走還是趕快，慢了，恐怕買不到船票。』

老朋友這話是對的，武漢有一百多萬人口，今天當局公佈疏散人口，至少有十萬或者二十萬人在捲疊行李等候車船。

『是的，等一下我去中國旅行社託熟人買船票。』

掉了。

『我也打算走』杜傳之說，『去常德。』然後捲起大公報，像來時一樣匆忙走

劉偉棠抱了一顆紊亂的，沉重的心，走到女兒的房裏去，在敞開着的門限邊，聽見她用響亮的聲音對她的二哥文淵說話：

『二哥，你這是什麽意思？總是問起我有多少女朋友？是不是想要我替你介紹一個？老實說，在這個國難時期，像你這樣過着腐化生活——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巡視大街小巷，坐咖啡店，看電影，我的女朋友沒有一個是看得順眼的！』

『嘖！你簡直在對我演說，』他聽見第二個兒子用嘲笑的口吻答覆道，『女英雄到底了不起啊！』

『我不同你說，我要出去了。』

劉偉棠滿臉嚴肅邁步進去：

『又要出去麽，文蘭？』

他站在房子中間，眼光四射，然後眼光落在這一對兒女的身上：文淵穿着黑府綢襯衫，潔白的西裝褲吊着白色的吊帶站在南窗下。文蘭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布旗袍，手裏拿了一束印刷品，晒太陽過多的赤色的臉龐上露出憨笑，稚氣十足的眼睛閃射着一種『不識不怕』的光影。

『爸，你坐下。』文蘭機敏，拉他坐在書桌前的籐椅上。『有什麼事嗎？』

劉偉棠的嚴肅臉色弛鬆了下來，稍稍現出一點笑意：

『你沒有吃早飯就出去？』

『我吃過兩個麵包了。』

『出去做什麼？』

『她大概出去開會，出去宣傳的，』文淵笑着說。

『去開會，去宣傳，總比你整天逛馬路好！』文蘭鼓着嘴唇，狠狠的睃了文淵一眼，但立卽笑着對向劉偉棠：『爸，你有什麼事？現在八點鐘了，我就要出去的。』

劉偉棠的臉部漸漸恢復嚴肅，輪視着眼前的兒女們。他不滿意第二個兒子文淵的『少爺派頭，』依靠了父兄一點財產，不讀書，或學習一點技能，終日扮成一匹金蒼蠅，在街上打遊飛，這確是『腐化，』不長進；但他也不滿意女兒文蘭專用嘴舌和跳跑的『救國工作，』並且加添一種恐懼。這恐懼建築在他頑固得出奇的觀念上：多少年來，在好聽的名義下，青年們喪失了性命？誠然現在情勢不同了，是對外的『抗日，』似乎全中國人都應負點責任，但這要和自身性命沒有危險纔行。比如出點錢，熱心談論國事是可以的。即使假定必須『實幹，』那也應有相當的魄力和才能。像文蘭十七歲的女孩子，懂得做什麼？能夠做出什麼事來？每天在外面跳跳嚷嚷，不外是表明她的『好動。』

『這樣急就要出去！』他嚴厲的說，『女孩子家會做什麼事！』

『爸說的話不對！像我們青年人不會做事，誰纔會做事？專門講究等因奉此的官僚，或者口頭熱烈談論國事而實際是過着腐化生活的人們纔會做事嗎？是嗎？可

是，啊哈，爸別板着臉兒哪，這多麽難看！』

於是文蘭跳過去抓着他的全是筋骨的一雙手，像盪秋千似的盪着，喉嚨間發出一連串十足淘氣的笑聲。

劉偉棠覺得有點不自在，繼續板着臉孔呢？還是安慰的笑一笑？她就是這樣的淘氣！什麼時候都是一股朝氣，蓬蓬勃勃，宛如一株春天朝向太陽的壯苗的白楊樹。而她的眼睛，鼻子，臉蛋，又多麽像她的去世了的母親？他從心底的深處愛護着她。他决不能讓她在外邊跳跳嚷嚷，招來了什麼意外的苦難。卽使沒有什麼意外的苦難降臨在她身上，罷整天在太陽下曝晒，那也不免會累壞。他必須把她放在身邊，衞護着，像心愛的一隻小白鴿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別淘氣了，放手。』臉雖然仍舊板着，而口氣却十分溫和。『在外面開開會，貼貼標語，喊喊「國家民族，」算得做了什麼事！一點兒實用都沒有，不外是胡鬧。』

文蘭陡然放下手，清澈的眼睛裏射出嚴肅的亮光，她的臉蛋板得很緊，堅决的

說道：

『這決不是胡鬧！這是救國工作！神聖的救國工作！每個中華兒女必須做的救國工作！假如有必要，到前線去也是應該的！』

劉偉棠的心裏暗暗笑起來，想不到他這個平日被他看作小孩子的十七歲的姑娘，倒會板着臉孔說『大道理』儼然如同一個女教師；但想到『去前線也是應該的，』不免猛然心跳，看她那種『不識不怕』的模樣兒，說不定她是敢跑到炮彈四射，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去的！

『女英雄又在演說了。』

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劉偉棠看見他的女兒用極端輕蔑的眼光射向說俏皮話的文淵身上。她皺着鼻子，翹起紅嫩的嘴唇，冷酷的冰塊一樣沉默着；隨即低下頭看看她手上的白銀壳錶，吃驚的跳了起來：

『呀！不行！八點十分了！差二十分鐘開會了！爸，你在這兒：：』

於是她一扭腰肢，如同穿飛過窗戶的燕子，那麼敏捷的閃出門限，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她就跑得無影無蹤。

老頭子無可奈何的搖搖頭，深深的吁了一口氣。他算是和女兒白說了一場不關痛癢的話。他筆直的看定穿得黑白分明站在南窗下的文淵，枯燥的嘰咕道：

『別再在街上亂走了，現在武漢很緊張，隨時有空襲，多幾天我們要去重慶，你去整理行李，聽見了沒有？』

『是的，爸爸。』

文淵懶洋洋的走出房門。他眞有點恨他的父親，對經商的大哥總是採取商議的態度，對三妹則像一個慈母，愛護得無微不至，幾乎是百依百順。只有對他才擺着『嚴父』的臉孔，這是偏心！但這感想只有一瞬間的存在，過後又嬉笑如常。他是一個無憂無慮典型的享樂青年，喜歡吃點喝點，穿得整整齊齊，伴同女朋友看看電影，或者在街上，在公園裏『放單線，』跟跟時髦的小姐們的後影，打打哈哈。除此別無

所好。現在，他聽了父親的話，他的腦子裏便展開了一幅在重慶『玩』的圖畫。微笑浮在他的白淨的臉上，吹着口哨，走進了他自己的房間，預備在父親出去探聽船期時，去三敎咖啡廳坐坐，享受那一個年紀較輕的湖南籍的女招待的慇懃笑靨。

劉偉棠目送第二個兒子走出了門限，再次搖搖頭。他嫌惡這個兒子的光亮的頭髮，這正是『敗家子』的標幟；但是他稍感安慰的是文淵服從他的意志，從來不敢和他反駁一句。文蘭可就不同，總是一味淘氣，比如，剛纔她對他說大道理了，這次去重慶文蘭大概是要反對的。適纔他本是想說服她，但她又匆忙的走掉了。現在他決定，不管她反對與否，非帶她離開這危險的武漢不可，必要時只好把她看管起來，强逼她上船。

他的心情沉重而紊亂，連早飯都不吃便走出門去。他想先去泰昌，找大兒文廣，然後去中國旅行社託人買船票。

五月下旬的天氣，已經相當炎熱，雖然是在上午，無雲的晴空卻正預備着太陽

的燃燒。由於內心的急躁，劉偉棠感覺到今天特別熱。他的皺摺了的額角滲透出汗球，並且有點氣急。邁進了泰昌洋貨店，第一眼看見各貨架上堆疊了無數的貨品。這『興隆』的樣子，倒使他有點担心。

『最近武漢很緊張，多幾天打算去重慶，』在後臺坐定之後，他對大兒子文廣說。

『父親暫時先離開武漢也好。』文廣靜靜地站在他身旁，『淵弟蘭妹一起走麼？』

『那自然帶他們走。』

父子間沒有話了。劉偉棠不大習慣這種靜止的空氣。他說：

『店裏又進了許多貨？這時候還進貨？』

大兒子的臉上滿意的笑了：

『現在是進貨最好的時候。』

『賣得出去麽?』

『唔,有那麽多貨銷那麽多。非常時期一切貨品都是人們所需要的。我們還感到進貨不夠呢。』

很快的就瞭解了大兒的意思。在商業上他是信任他的眼光的。他稱心的點點頭;但或者因爲熱心國事的關係,他卻不主張乘機擡高貨價。這有礙泰昌的信譽,同時不免有『奸商』的嫌疑。

『貨價方面不必提得過高,重要的還是多做多賣。』

大兒子發出笑聲,那笑聲既勉强又凄厲,他不禁愕然。

『父親的話是對的,但是不把貨價提高,泰昌怎麽維持?現在無論是關稅統稅全失了效用,只把所得稅加在商人身上。而徵收所得稅的人們好像又不大講究章程的,不久來查查帳簿收錢去,不久來查查帳簿收錢去。非常時期呵!』

聽出大兒子的語氣有幾分嘲笑他的短見,他歪歪黃臉孔上的肉,算是笑,也算

是回答連忙起身走出了泰昌洋貨店

『一切自己留心，』在店門外他扭轉頭對送他的文廣吩咐，『我們走後，最好你在法租界想法租間房子，緊急時好駐脚。』

『不要緊的，父親。商業區域不會有危險的，』大兒子平靜的答道。『就是武漢不保，做生意的還不是照舊做生意嗎？不要緊的。』

『不然！』他以罕有的嚴厲口氣對向大兒子，幾乎近於斥責，『你別自作聰明！照着我的話去做！』

焦急的期待了五天，費了最大的情面，最大的力氣，這纔從中國旅行社買到三張去宜昌的三等統艙票，一切預備妥當，定明天晚上六時上船；然而在晚餐的時候，出人意料之外，『消息靈通人士』杜傳之又像影子似的出現在劉偉棠的飯廳裏；他手中照舊捲了一束報紙，瘦臉上全是興奮的紅光。劉偉棠來不及問：『你還沒有

走麽，」杜傳之就舞動着手裏的報紙在報告『消息』了：

『隴海線黃河決口，鬼子兵向東撤退，淹死三萬多！鄭州，長葛轉穩！啊哈！鬼子想決黃河淹死我軍，反而，啊哈！自己遭了殃！』

這『消息』劉偉棠今天早晨便在武漢日報上看見了，不過沒有證明淹死日本鬼子三萬多。他不爲所動，只是帶幾分嘲笑的神氣問道：

『你不是要去常德麽？』

『不去了。前線好轉，武漢沒有問題。走，徒然「勞人傷財。」』

『你倒很鎭靜了。』

杜傳之大笑，全不理會老朋友的嘲笑。

『當然現在我們可以鎭靜，國事已經完全有把握，中蘇協定已經簽定，三百架飛機前天到武漢！嚇！東洋鬼子不久就要崩潰！中國很快的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囘，連東三省在內！』

劉偉棠完全料不到當前這個乾瘦的老頭子有這麼一大串『好消息。』他疑心杜傳之在對他開玩笑，或者揑造謠言。但那些『好消息』確也使他動心，甚至興奮：

『這些消息從哪方面傳來的？你的堂姪那里麽？』

『從消息靈通人士方面，』杜傳之居然風涼地賣關子，然而一下子他又說了出來，『我的堂姪僅說了一點點，更可靠的是權威當局說的只有俄國纔是眞正友人，這不是很明白麽？中蘇協定準是簽定了！從此中國有救了！嚇，嚇！』

『眞的麽？』劉偉棠霍然趨近歡笑着的杜傳之身前，眼睛閃閃放光。

『難道是假的？權威當局的話是最可靠的！』

劉偉棠受了樂觀的感染，他開始想和杜傳之那樣大笑幾聲。他迴視他的女兒文蘭，她坐在飯桌旁那麽愉快的笑着，即連第二的兒子文淵的白淨的臉上也起着興奮的光彩。

『明天你走麽?』杜傳之說。

『票已經買好,只好走。』

『現在可以不必急急於走了,徒然勞人傷財,』杜傳之又替他着想了,『隴海線完全穩固,平漢路明天照舊通車,直達西安。現在局勢轉變,武漢是决不會有危險的了。』

『但船票買好不能不走。』

『可以想法子轉賣給別人。』

『爸,我們不要走。』文蘭連忙說道,『武漢我們有家,離開了家,一切都不方便的。』

劉偉棠不置可否。他知道她的話是另有作用,卽是說作爲她不願意離開武漢的掩詞。昨晚告訴她隨同去重慶,她就整整吵鬧了一夜,好容易連騙帶嚇纔似乎把她說服。然而實際上劉偉棠確是十二萬分不想離開武漢,當晚由工於盤算的大兒

子設計，寫了四五張『出讓船票』的招貼，連夜貼在各輪渡碼頭的觸目處，還算好，在第二天早晨三張船票就給人們照舊價搶買了去。

這好像是演了一次滑稽劇，劉偉棠深深的這樣感覺到。先前，他曾嘲笑過逃避的人們是『庸人自擾』，這回他却也演了一齣，雖然沒有什麼損失，總也算自擾。現在他在心裏決定，以後必須沉着，鎮靜，自主，決不能再受瘧疾似的前線消息而冷熱不常，鬧得啼笑皆非。於是他心寬神怡，覺得今後自已的行動一定可『合理化。』實際，武漢確也平靜，街上的人羣似乎並不見減少；而雨天過後，碧空上即有三五成隊的飛機在飛旋。這使劉偉棠更安心。然而一到了六月下旬，敵人突然從蕪湖附近進逼安慶，幾天工夫安慶失陷了，接着馬當封鎖線被突破，接着湖口，澎澤告急，九江吃緊；在武漢則每天響着空襲警報，七月上中旬，更受了兩三次殘酷的轟炸。各種不同的消息，如同蚊蠅的叫鳴，從每一個人的口裏流出來，又流進了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這是謠言！』劉偉棠對熟識的人們冷靜的說，『不足信！』

然而當他看見了特三區和法租界一帶工人們在冒着炎熱建築柵欄，或鐵絲網，他的眉頭開始鬪蹙，不能不受那些蚊蠅樣交鳴的『謠言』所恐嚇。

『我來向你辭行。』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杜傳之像被追趕的一條狗，走來對他這樣說。這一次他手裏沒有了成束的報紙，連帽子也沒有戴，滿臉的油光。『今晚我乘船去常德。』

『你不是說：中蘇軍事協定已經簽字，武漢有三百架蘇聯的飛機麼？』

劉偉棠不答覆杜傳之，只是按着自己的情感給對方一種嘲笑；現在他作怪的感覺着，給這個老朋友以嘲笑，可以得到一種快感。

『那是外頭一時的謠傳，』杜傳之苦笑道，『不可靠的。』

『不是千眞萬確的麼？』劉偉棠一點不放鬆，『怎麼不可靠？』

杜傳之的油臉上的皮歪扯着，勉强地：

『實在權威當局並沒有說中蘇協定已經簽字。』

『哈，哈！』劉偉棠突然爆發出乾澀的大笑。

這時候杜傳之帶了一付『對不住』的尷尬臉相，急急忙忙的走出去了，遺留下一句不很清楚的嘆聲：

『偉棠，你自己注意。』

在劉偉棠個人方面，這眞是『到了最後關頭，』他不可能再鎮靜。上午十點鐘響了一次空襲警報，敵機沒有來，下午三時許第二次的空襲，敵機卻侵入了武漢上空，在什麽地方丟了幾十顆炸彈。然而連他自己也不相信有什麽理由，現在他仍舊企圖觀望，不大想離開武漢。傍晚他走去杜傳之那裏送行，這個『消息靈通人士』已經把所有的行李疊好，正預備上船。

『這回可眞的危急了，』他嘆聲對劉偉棠說。『敵人宣稱本月將盡量轟炸武漢當局已經下了命令，不必要的機關全部在月底離開武漢。九江大概守不住。』

劉偉棠只是出奇的笑着。

送老朋友上船，纔是晚間七點鐘光景，以最大的決心走去中國旅行社，許是湊巧，意外順利的買到了三張去宜昌的房艙票。

『晚上你又要出去！』回到家裏，在大門首，他看見文蘭手裏拿了一束什麼東西，跳跑着向街上。隨着武漢空氣的緊張，她除白天在外面，連晚上也要出去了，甚至午夜十二點鐘以後纔回家：『回家去！我有話對你說！』

在父親的奇怪暴怒叫喊中，文蘭鼓着嘴唇，極端不願意的跟他回到了家裏。

『今晚把你的行李收拾好，』他嚴厲的下命令，『明天晚上我們去重慶！』

『我不去！』文蘭回答得很堅決。

『不去！你留在武漢做什麼！』

『做救國工作！』

『什麼救國工作！武漢快要變成戰場了，你留在武漢等死！』

『決不會等死！我們中國人要從死中找出生路！』文蘭的秀眼射出逼人的青

春亮光，胸部挺得筆直。『就因爲武漢將變成戰場，我們纔必須更加努力救國工作！現在武漢雖有點緊張，但決不會隨便失守的！我們正在預備把它當作瑪德里一樣來堅守！』

『什麼馬踢里，牛踢里！總之，明天你跟我一同去重慶！』

『我不去！』文蘭更堅決了，聲調尖銳而帶着頑强的反抗，少女期的健康身體，像生根的柏樹豎在地板上。

劉偉棠閃閃將要冒火的老眼，正想進一步的壓迫；但一眼看到他的女兒頑强而堅決的面影，不由得軟弱下來。他的黃臉孔抽搐了幾下，換了一種溫和的口氣：

『文蘭！你做救國工作，我是不反對的；過去你在外面奔走了三四個月，我阻礙過你嗎？現在情形不同，徒然留在武漢，沒有什麼用處，並且怎麼能使我放心呢？文蘭，聽話吧，聽爸爸的話吧，明天我們去重慶吧，你的船票我都買好了呢。蘭……兒。』

他的心尖酸痛起來，頹唐的老牛一樣跌坐在椅子上，停止了聲響。

文蘭凝視着她的感傷的父親一會兒，突然掉下了手裏的一束印刷品，用手臂掩着臉孔，伏在桌子上哭起來。劉偉棠站起身子，顫抖的手輕拍着她的肩膀。

「不要哭，爸爸什麽時候都關心着你的啊！」

他以爲女兒已經囘心轉意，聽從他的話，便抽身走了出去。

夜裏，他在女兒的房門口走了二三轉，午夜後二點鐘光景纔看見她房內的電燈熄滅。

第二天一早，當他走進文蘭的房間裏去，他已不在那裏了，書桌上留下了一封洋式信封的信。他知道事情起了變化，一面吩咐文淵去找他的大哥，一面慌張的把信撕開：

「父親：

我不能跟你一同去重慶，爲着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救亡工作！

我知道，去重慶我有着安靜閑逸的生活日子，然而這種享樂的生活日子，只有像二哥那一類的青年纔有心情享受；而我決不能！我願意獻身在對日寇戰鬥的炮火中，今天，我已和我的伙伴們奔上前線。

父親是愛我的，這個我深深的知道，離開父親我也感到傷心，因爲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父親；然而民族危急的現在，我決不能依在父親的膝下，過着無意義的閑靜生活。

請父親給予以寬恕吧。有一天，當日寇趕出中國以後，我會囘來投在你的懷抱裏痛哭和歡笑的！

你的女兒文蘭留上」

劉偉棠丟下了信，瘋狂了似的奔到大門外，張目四處遙望；然而淸晨的長街上，他的女兒在哪裏呢？

從晴空上掠過三架戰鬪機，宏亮的吼叫，和他的女兒的『我已和我的伙伴奔上了前線』的語句一樣堅決，而在街西卻有一道準備巷戰的圍上鐵絲的木柵欄。

『呵，呵！在這危險的時候，她竟走了，走了！』

文廣，文淵跑到了他的身前，將他的快要倒下去的顫抖身子，左右扶掖着。

『蘭妹已經走了，』文廣在他的耳邊說道，『父親你也不要過份悲傷。今天你還是和淵弟先離開武漢吧。』

劉偉棠完全失了主意，哽咽着喉管，斷斷續續的喃喃然，像是自語，又像是答覆他的大兒子：

『隨你的便吧。』衰弱的喘過一口氣：『可是，你要想法把蘭兒找囘來。』

倒垂下頭髮灰白的頭，老眼裏幾幾乎掉下了辛酸的老淚。

二十七年夏

同鄉

一

『你打吧，頂好打死我，這樣受苦，不如死了的好！我知道你爲什麽狠。窮呀，我累了你呀。拋開田地，有勁沒處用呀。你頂好打死我！』

當林鄉農揮起充滿暴力的拳頭搥向他的老婆阿冬的時候，阿冬總是退避在角落裏無助的哀號着。這悽婉的哭聲，有時使林鄉農毆打得更狂暴，有時卻也使他心寒，放下手，瘋子似的，瞎頭瞎腦撞出門去，整天在炎熱的馬路上徬徨。

兩個月以前，林鄉農帶了阿冬，從危險的家鄉，同林大有，林維祥一路逃到漢口，蹲了幾處門口站警察的大門，甚至露宿過夜，這纔像廢物似的被堆塞在一所又溼又臭的古舊屋子裏。據說這是『難民收容所，』每天一個人有一角半錢的『救濟

費。』林鄉農第一步跨進這溼臭的屋子，他的嗅覺立卽告訴他：『比牛欄更臭。』這是眞的，那些披頭散髮渾身汚垢的髒婦人，那些細脖子上搖擺着生黃毛大腦袋的瘦孩子，那些躺在破蓆上打鼾的漢子們的赤上身，那些四處蚋蚋爬行的蛆蟲，蒼蠅堆，濃痰，尿布，加上從屋頂上逼下來的火燙的熱氣，就比牛欄更加使人噁心。

林鄉農住在這『牛欄』內，雖然行動自由，可以隨意走進走出，而他卻感到曝晒在乾沙上的魚似的窒息。首先每天一角半錢的救濟費就塞不飽他這條壯牛的肚子。他又不可能弄幾塊錢做點小生意，來賺些補助；卽使可能，由他自己去販賣也是不行的。阿冬呢，比他更沒有希望。這蠢女人，天生是田地裏跑動的脚色。他整天半飽的餓着，肝火旺盛起來，一邊想念着溫飽的老家，一邊將急躁的拳頭搥向阿冬的身上。

而漢口天空也不平靖，日本人的飛機常常丟下毀滅的炸彈，早晨人們還是生龍活虎，下午却給炸成肉塊。謠言又多，常使人驚疑不定。比如今天他就從林大有那

裏聽來和他的性命有關的壞消息，嚇得他青着臉孔囘來對他的老婆阿冬嚷道：

『死日到了！聽說官家要我們難民壯丁去當兵！』

阿冬正坐在草蓆上替他補一件破布衫，聽了他的話，針刺的很慌急，而嘴裏卻是：

『橫豎是死！當兵就當兵！你怕什麼？』

林鄉農的粗大的熊掌又漲滿了暴力，睥睨着鷹眼：

『你頂撞我，你？』

『頂撞你又怎麼樣？死活有命！』

一揮胳膊揣了阿冬一下熊掌，再搶前一步，扭住她的亂頭髮，搖扯着：

『媽的！你！』

這一囘阿冬有點反常，以前慣號因而或者結束武劇的『你頂好打死我』的話一句不號，反而敢向他反攻，用了女人慣用的『母雞抓』死死抓住他的胸襟，並

且瘋狂的喊叫：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這損傷了他的威嚴，鷹眼充滿了血，迸射出火星，出力的向她的腰際一下『牛角拳，』彷彷彿彿看見她的菜黃色的臉龐痛苦的抽搐着蹲下身子，伸出一隻顫抖的手去摸受傷的肋骨，另一隻手卻仍死死抓住他的胸襟，連帶地他被她的重量抓彎了背脊骨，幾乎一頭攮在地下。於是他屈起膝蓋向她的胸部就是死命一踏！

隨着胸襟的破裂聲，她倒了下去，而他伸直了背脊骨喘粗氣。

『夠了，打壞了。』

單身漢子林維祥不知什麽時候回來悄然站在林鄉農背後，滿嘴的酒氣。平常他看見林鄉農打老婆總要說幾句似乎調皮又懇摯的話。現在他又用着這種口吻：

『這算什麽呢？打得老婆一動也不動？老婆還好打？你不疼心麽？』

『你住嘴！』林鄉農粗暴的喊。

『住嘴不是很容易麽?雙唇一閉狗屁不響。』林維祥顯然不怕威脅。『但是打老婆我總不贊成。老婆到底是老婆，不是別人，是自己的。你想想罷，我的林大哥，要是你沒有老婆，你身上的破布褂會比我這單身漢更乾淨?』

『滾你的!』林鄉農出力的衝了林維祥一下，猖猖的緊握着拳頭，準備應付林維祥的回擊；然而這是他在暴怒時的一種好鬬錯覺，以為人家一定回手。林維祥只是被衝得踉蹌後退幾步，幾分酒意的赤紅臉膛仍然是和平的。

『老婆是你自己明白，親親切切的，不能打。滾，我們一同滾到外邊去吧，這鬼地方我們怎麽也待不下!』

誠意的友善的去拉林鄉農的手，想勸他到外邊去；但林鄉農摔開了他的手，心軟口硬的大聲喝：

『你別多囉嗦!』

林鄉農向來和林維祥的感情很好，在家鄉是同宗兄弟，田地上的友伴。他明白

林維祥的性情良善，樂天，喜歡講點不傷人的調皮話，喝了二三杯則更風涼；又因是單身漢，時常發『女人狂。』日本兵侵佔了家鄉，一同逃難來漢口，林維祥更喜歡喝酒，每天一角半錢的救濟費他用一半在酒杯裏；女人狂似乎更發作得厲害些。在馬路上乞丐似的徬徨時，林鄉農常常聽見他獃頭獃腦的嘰咕：

『奶奶個雄，漢口這麽多死漂亮的女人，紅紅白白，香馥馥的。要是我有錢，我一定隨便拖一個！』

於是他流着涎沫，伸着鵝樣的長頸脖東張西望，一邊嚇嚇的笑起來。這時林鄉農也暫時忘記了沉重的愁苦。

但是林維祥的頭腦卻也有多少的改變，許是聽了幾次擎白布旗子的人的演說，也許是閑得太難過，跟林大有他們去讀難民夜校了，唱着『土地被强佔人民被屠殺，我們再也不能忍受』的新調兒。林鄉農覺得已經和他有些不相同，但當他勸他不要打老婆則依舊感到好朋友的親切，心平氣靜之後，暗暗的感謝他。

阿冬苦苦的爬坐起來，對着發霉的爬行着蒼蠅和小蛆蟲的汚穢牆壁發愣。林鄉農看着她的可憐的背影，再看了一眼和善地沉默的林維祥，內心陡然爬着一種慚愧和感傷，他喑喑的嘆了一口氣。

屋子裏的空氣，鬱悶，灼熱，有如一口大火鍋。

林大有敞開生黑毛的胸膛走進來，他的飄擺着的髒短褂好像破尿布。他交給林鄉農一封信。

『這是你的信，從同鄉會轉來的。』

『我的信！』林鄉農驚贼一聲，『從家裏來的信！』

對牆壁發愣的阿冬也驚喜的回過頭來：

『是父親來的信麽？』

林鄉農急忙拆開信：

『字諭鄉農吾兒知悉。自汝夫婦離家以後。日本軍曾從吾鄉經過。現在家鄉平靜。種田人照舊種田。雖因一時慌亂。吾家耕牛走失。惟據林惠德叔云。吾家如有人種田。無需用錢。可以向鎮上賓撫班領牛一頭。此事不假。林阿三已經領有。汝等在漢口。日夕受苦。久留無益。且予年老。諸事不便。見信望汝夫婦即日返家爲要。再者汝弟耕農至今不知何往。甚爲掛念。

父字　八月一日』

林鄉農的黧黑胸膛充滿了生氣，如同春風拂動下的土地；額上的粗大汗粒成爲潤澤土地的雨滴，歡欣而且發煌着亮光。他恢復了樸質的農民的面貌。阿冬在這突然出顯的稔熟面貌上看出了『福音，』搖搖擺擺的站起來，熱切的問：

『父親信上說些什麼?』

『他叫我們囘去。』

『家鄉現在平靜了麽?』

『不平靜，他叫我們回去送死?』

林鄉農發出笑聲。這蠢女人多麽蠢，竟問起這樣的蠢話。家鄉豈但平靜，照舊種田呢。現在他纔重新感覺到老婆的需要和可愛。在家鄉，除了年節月，她陪伴他整年在田裏工作，髮髻上紮了一塊印花土布的藍頭巾，雖然不敢比觀音娘，她的紅蘿蔔色的雙頰確實動人，挑起兩籮金黃的穀子時，那前後左右舞動的肥大臀部，結結實實，渾身氣力，能說，能笑，能跑，能喊，想想看，這樣的女人『好』到什麽田地?然而，魔鬼知道，逃難來漢口，兩個月光景，她的雙頰褪去了紅蘿蔔色，換來菜黃，沒有了笑，只會呻吟，這逃難的苦日子，是怎樣的磨折了她!而他，十八代祖宗難恕，兇狠的毒打了她，過去的不記得，剛纔的那出力的『牛角拳』和死命的『踏』可就夠狠，恐怕連牛也難消受。『老婆還好打?』想起單身漢林維祥的又嘲弄又懇摯的話，使他臉紅心悸。他深情的困惑的斜眼瞥了阿冬一眼，心尖彈動着辛酸。但順眼溜到林維祥的酒

臉，辛酸化爲甜蜜，他總比他幸福，有一個老婆；單身漢的勸人莫打老婆，不管是好意或嘲弄，顯然是嫉妬和羨慕的變相。他精神旺盛的不自覺的對阿冬喊道：

『囘鄉去！我們明天就走！』

『囘鄉去？別上了日本鬼子的當！』林大有已經從林鄉農的手裏拿過那封信去看，好像很有見解的說。『這樣的信很多同鄉收到，說不定日本鬼子逼家鄉老人們寫，騙我們囘去做奴才！』

一種嘲笑的氣憤的火，燒上林鄉農的眉尖。他知道林大有是一個道地的『牛皮客』，擎着白布旗子遊了幾次街，上了個把月難民夜學就滿嘴的瞎吹瞎唬，時常不明不白的對人喊：『日本鬼子是中華民族的死敵人！』半夜三更高興起來同林維祥他們合着嗓子嚷：『別後退，向前走，生死到了最後關頭！』這些喊叫比秋天夜裏的鬼叫更難聽；現在又來唬他。林鄉農皺起鼻子，冷冷的說道：

『我的父親的信靠不住；你比家鄉的人更知道？他騙我囘去做奴才？嘖！你倒忘

記你是鄉下的種田人了!』

林大有高聲地，指手劃脚地，用那種新學來的派頭解釋道:

『家鄉的事情，我自然不會比家鄉的人更知道；但是我知道日本鬼子的花頭多，他們佔了中國的地方，大家逃光了，佔地方，沒有人，有屁用，就得想法子騙人回去種田，做生意，納稅，交粮錢，以後編軍隊，中國人打中國人!』

『這都是擎白布旗子的人說的話。』

林大有的解釋沒有完，只管照着自己的意思逕直說:

『好比牛這件事情，日本鬼子把這個鄉村的牛搶去送給那個鄉村的人，把那個鄉村的牛搶來送給這個鄉村的人，送來送去還是中國人的牛，日本鬼子白領人情!』

林鄉農輕蔑的阻止林大有的解釋:

『得了，牛皮老哥，別再瞎吹了，沒有人聽你的。日本人怎麽樣都是你們說的。』

「日本鬼子什麽事做不出來呀！」

「沒有親眼看見，我就不信！」

「等到親眼看見已經上當了。」

「我是種田人，只要能夠平靜種田就得！」

林維祥插進來說：

「大有的話有道理，日本鬼子全是蛇跟王八生的，狠毒殘忍，誰都知道，你偏不信。」

林鄉農擡起黑臉膛，怪叫着，像一匹野豬，話句不連貫的嗷叫許久。他斥責林大有，林維祥是一個派頭的，喊什麽國家民族抗戰救國，這些時派事跟自己全沒用處，反而日子過得更壞。他指着屋裏的破爛蓆，濃痰，蒼蠅堆，牆壁上爬行的蛆蟲，赤身打骿的人體，髒婦人，瘦弱的孩子，恨恨的哼道：

「這是什麽地方？豬圈牛欄！誰能挨得下去？還有飛機轟炸！就這樣等死？哼，你們

還國家國家民族民族！』

林大有偏有他的不同的見解，不管林鄉農憤恨得怎樣，又來直着心眼解釋：

『這些苦處，都是日本鬼子給的。我們是壯丁，有力氣，不能老待在收容所裏。我們要去內地開路，當兵，上前線，打日本鬼子。』

林鄉農高聲狂笑，好像狂人：

『去內地開路？你們去呀，明天就去！當兵？』想起剛纔打老婆是爲了這兩個字，他結成無比的暴怒。『你們去呀，去當你們的兵呀！』

一直忍耐着的林大有被笑駡的面紅耳赤，他牙齒一咬，很想用武力跟頑固的林鄉農辯論，但林鄉農已經匆匆的走出去了。他乾笑一聲，很覺得難過，他用盡氣力，將新學來的道理對林鄉農『宣傳』，反被笑駡一場。他覺得有去報告難民夜校先生的必要，看看有什麼辦法。

二

經過一個月光景的跋涉，林鄉農夫婦終於回到了故鄉，當遠遠地看見了林家村河邊一派淡灰的柳林，林鄉農歡呼了，與沖沖的對拐行在背後的阿冬說：

『我們到底回到家了。』

林家村的田園，稻子正在成熟，但因壯年農民逃光，野草遍地，穗子顯得不飽滿，一部份稻子已經收割，而另一部份則垂倒地下，埋在野蔓叢裏。池塘和田溝看不見一隻鴨子，林鄉農竟心痛起來，好像慈父看見被遺棄的無人管理的可憐兒子。到了家門，老父從泥屋內摸了出來：

『唔，眞的回來了麼？』老父的語氣並不怎麼高興，喃喃說，『也能，回來就回來能。——唉！』

這是什麽原故呢？父親寫信催他們回家，眞的從遼遠的漢口回來了，他老人家

反而唉聲嘆氣？後來詳細一問，纔知道鎮上的『宣撫班』逼本村的村長林惠德告訴老人家們寫信叫青年人回鄉。現在各鄉村的荒蕪田地不單需要農民耕耘，並且正在組織保衛團，需要青年農民當團丁。

『我本來不想寫信，但是不行，日本人逼着，』林老頭子憂愁的說，『信寄出後，再趕信去阻止你們罷，日本人又查信件，查出……唉，聽天由命罷！』

電閃那麽快，記起了『牛皮客』林大有的話。那傢伙眞是未見先知，果然他是被騙回來。但是已經回來了只好待下。不反對日本人安份守己，老老實實種田，大概總不會有災禍。日本人也是人，不能沒有人心呀！這樣一想，林鄉農，安下心來，並且相當愉快。現在他總算住在他出生的古老泥屋裏，踏着幼年時代嬉玩的親切的林家村的土地了。

第二天照規矩他去見村長林惠德，那個老頭子異常高興，好像一匹替牠卸下了頸扼的老牛一樣。他坐在廂房裏，歡歡喜喜的對林鄉農說：

『這就對了。漢口哪有家鄉好?吃喝自由，太平無事。我們村裏駐的一隊日本兵還算文明，鎮上的宣撫班，待我們也好。請客呢，發來回路費，送東西。瞧!』村長指着壁上的時鐘:『那是皇軍送的。還有「老篤眼藥，」那藥眞怪，你眼睛爛，滴上幾滴，兩三天就好了。』

村長一面吸着旱煙管，一面不連貫的問林鄉農:漢口不太平吧?常常有飛機轟炸。東西很貴吧?聽說土布也要四五角錢一尺。而後他告訴林鄉農去住在林家祠的「皇軍」那裏報到，領良民證，和到鎮上日本宣撫班領牛。

『眞的有牛領麼?』林鄉農急切的問。

『怎的會沒有?林阿三不是領了一頭麼「皇軍」對老百姓是好的。』但突然村長疑惑的看定林鄉農的臉孔悄聲問:『你知道你的弟弟耕農哪裏去了麼?聽說去當游擊隊了。你得想法叫他回來，免致受累。』

林鄉農老實的答道:

『我哪裏知道呢？我去漢口前一天他就跑掉了。』

『準去當游擊隊了。唉，這中什麽用呢？想游擊隊擊敗「皇軍」嗎？糊里糊塗。唉，眞是不自量。』

村長儘在說日本人的好話。他說：日本人是不要中國的地方的，只要中國成立不反對日本的政府，他們就撤兵回東洋去。不過，現在是『戰時，』到處有土匪，爲求地方安靖，各鄉村鎭要組織保衛團，青年壯丁要當團丁。這也就是『保衛家鄉。』對於這些大事，林鄉農提不起興趣。他逃去漢口是聽說日本兵殺人放火姦淫婦女。現在回來是聽說家鄉平靖能照舊種田。在漢口日子過得壞——只看見自己的悲慘的生活，他笑駡林大有是『牛皮客，』雖然有時因爲日本飛機的殘酷轟炸，偶然感到林大有的『吹』有道理；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太大，他做不到。現在回家來他也只是看見自己的生活，管自己生活，在他的生活以外的事情，縱使不能不參加，他也投之以冷淡的眼光。所以，村長說的只是村長的話，他只是在一邊老實的

憨笑着而在心裏却在籌劃着怎樣拿出生銹的農具跟阿冬浸在稻田裏重新開始他所喜愛的工作；同時更幻想着能夠領到一頭既肥壯又年輕的耕牛。

然而，林鄉農也未始沒有憂愁，沒有不安。這就是他的弟弟耕農的行蹤。他到哪裏去了？眞的去當游擊隊了麽？那年輕的二十歲的少年眞不怕害死人。林鄉農希望他好好的囘來跟他一起種田。如果眞的當了游擊隊，則不要囘來纔好。除此，他希望平日喜歡做『和事老』而且愛惜同姓子姪的村長，不會將耕農的不明不白的行蹤傳揚開去。

林鄉農眞的從鎭上的日本『宣撫班』領到了一頭耕牛。這牛瘦骨嶙峋，滿眼黃糞，全身的毛快要脫光，看來有兩個多月不曾放山吃草。這使他想起自己那頭肥壯的水牛。他問父親自己的牛是怎樣『走失』的？林老頭子嘆息着囘答：

『說來寃啊。就在日本兵進來那天晚上不見了。』

林鄉農夫婦開始在田裏工作，驅策着新領來的瘦牛。現在，林家村周圍十多里的田野是怎樣的荒寞？極目遠望，十月秋陽下的田野一派憔悴的褐黃，稀少的農民分散在各處，有如寥落的野狗躑躅於靜寂的曠野間。如果是在往年，這秋季的褐黃田野又是怎樣的歡騰？勤勞的農夫們，成串地舞動着鐮刀收割着豐饒的穀實，阡陌間一片滿足的吆喝聲；年輕的姑娘們披着土布的藍頭巾，嬉謔着，笑罵着，撿拾遺留下來的穀穗；歡快潑活的青年漢子，有如林維祥那樣的，嬉開嘴巴，對她們天真的暢笑；牛們嗷叫着，捲起牠們的尾巴；孩子們跟狗在田塍間竄來竄去；羽毛豐滿的鴨羣，在水田裏，池塘裏，追逐着，游泅着，刮刮叫，一翻屁股鑽下水底，再得意的伸出頭來，歡悅得近乎著驚，拍着翅膀爬飛；而在竹籬內的農舍雄雞啼着，炊烟嬝嬝地升向美麗的晴空。

現在，這一切的『田園交響樂』哪裏去了？林鄉農站在田裏茫然四顧，似找尋適纔逝去的幻夢。田野裏沒有成串的農友，沒有鴨羣，沒有姑娘們的笑聲；只是疏疏

的灰色柳林站在靜的河邊，枝頭上棲息着沉默的烏鴉羣。

踏着寂寥的田塍，穿過寂寥的黃昏的玄衣，在門前的打禾坪上一匹老狗躺在血泊裏。林鄉農的父親蹲在牠的旁邊，悲涼的嘆息着：

『給他們用鎗射死了。牠只對他們吠一聲。』

『怎麼吠一聲就把狗射死？』林鄉農悽然問。

『他們，日本兵管這個。……！！可憐的阿赦，你只對他們吠一聲。』

林老頭子咽住了喉管，站起來摸進柴門，如同一個瞎子。林鄉農默然，黃昏也默然。現在他更深刻的感覺到寂寥的可怕。他的家裏沒有了一匹家禽家獸，泥舍瘖啞了，陪伴着秋蛩哀鳴的黃昏。

『聽說你的狗給日本兵射死了，是眞的麼？』晚飯後，林阿三突然來林鄉農家，這樣問。

『老狗了，不射死也會死的不算什麼？』林鄉農平淡的答道。

『不算什麽嗎？老狗更會看門啊！』林阿三竟然出自林鄉農意料之外的激昂。『那些傢伙，日本兵，連忘了祖宗的東北的「假日本兵」在內，喜歡吃鷄吃鴨吃豬吃羊，我們家裏的畜牲全給他們吃光了。現在打狗了，大概要吃狗肉了吧？媽媽的，那些傢伙！』

林鄉農立即存下戒忌。這林阿三不是好東西，手脚不乾淨，且有神經病，而他絕對否認；即使笑他『有點吧，』他也報復人家以惡罵，於是他贏得了『有點吧』的綽號。日本兵侵入林家村，他不逃走，並且最先去領牛，現在對他冒冒失失的說些別人連想也不敢想的話，這是什麽道理？

『東洋人吃慣好的，來我們這裏也要吃好的啊，』林鄉農平靜的說。心裏却在警誡自己：『留心，少說兩句！』

『是呀。日本兵是應該吃好的。』阿冬忙替老公補加一句。

林阿三竟憤怒起來，飛濺着涎沫，可是聲音並不高：

『日本兵應當吃好的？可是吃的是我們的好東西呀！我眞想不到你們兩公婆竟會這樣說！眞是「漢奸！」你們逃到漢口又回來，回來做什麽？做漢奸？做奴才？現在我們村裏弄得沒有一隻鷄鴨，連老狗都給打死了，你還不在乎！你還算是中國人嗎？……』

林鄉農苦笑了一聲，裝着極端老實的臉色說道：

『算了吧，阿三。我們是種田人。什麽漢奸，奴才，說它做什麽呢？誰是中國人，誰不是中國人，又何必說呢？我們是種田人……』

『哈哈，你是種田人！』林阿三出奇的大笑，但一下子又憤激起來，『這樣的種田人就是奴才呀！不問是不是中國人的奴才呀！我萬萬料不到你是這樣的人！好好在漢口，回來做奴才！還有林大有，林維祥，李阿蘇也通通回來了，回來做鬼子的奴才了！哈，哈，哈！』

『大有他們也回來了？』林鄉農不覺脫口急急地問。

『下午回來的。他們三個，與冲冲的，穿着破褂子，叫化子一般。』

林阿三溜着探索的眼光。林鄉農猛然渾身一冷，這纔發覺到剛纔自己的話問得太急迫。他雖還不明白林阿三現在是不是受了日本人的差遣來探他的口風，抑是這『有點吧』眞的在發神經病；但總是少說話爲妙。這年頭兒連同宗兄弟都不能隨便說話的，『禍從口出，』林鄉農還明白這句俗話的意思。於是他平平淡淡的說：

『大有他們回來也是好的。我們在田裏也有伴了。』

林阿三再發了幾句自以爲聰明的牢騷，咒罵了一陣，瘋頭瘋腦地就走了。林鄉農例外的送他出門。現在他覺得這個『有點吧』不好得罪。

然而，在這複雜的環境裏，老實而並不愚惷的林鄉農，卻也發展了他的諷刺才能。當他見了林大有，他的言語像磨過的利刃：

『怎麽你也回來了？』

林大有照舊是快活的，精神飽滿的，並不感到被諷刺的愧怍：

『家鄉總比漢口好呀。』

『你不是要去內地開路麼？當兵，上前線麼？也回來做奴才？』

林大有張目四矚，滿嘴不帶感情的乾笑，但回答却如同狡猾的蛇：

『什麼時候說什麼話，對什麼人說什麼話，——看風轉舵。你不知道這個意思麼？』

林鄉農得意的大笑：

『所以你在漢口是一個派頭，瞎吹瞎虎，來家又是一個派頭？』

『正是這個意思。』

林大有竟也大笑。這使林鄉農立卽生起一種反感。他不滿意早晨說一種話，晚上說另一種話的那種『變來變去』的人。只有婦人纔是這樣。男子漢應該有點骨氣。林大有看來就是沒有骨氣的人，枉爲男子漢。他可並不像林大有，在漢口生活怎

麼苦，別人怎麼亂學新派頭，他總是死不忘自己是種田人，而回鄉以後，還是這個主意，因此他諷刺林大有，並對他起反感。

『正是這個意思？』林鄉農冷酷的說，『虧你的名字叫做林大有！』

『我林大有就是這樣。』

『沒有骨氣的東西！』

『沒有骨氣倒好些，少吃虧。』

『狗屁！』

林鄉農簡直駡人了，掉回頭就走。林大有一時摸不透林鄉農發怒的原因，但又像捉住了一點點。他咬一咬牙齒，似乎有幾句正經話要說，結局他抽搐一陣臉上的赤紅肌肉，仍舊油腔滑調地：

『來呀，鄉農哥，你是有骨氣的，我們再風涼幾句。』

林鄉農跳下水田，狠狠的鞭打着脚步打蹁的瘦牛。

從此他不高興和林大有多講。保衞團成立，他們見面更多，依然少說話。林大有也不勉强先開口。只有一次，當下了野操，日本兵回去林家祠，作敎練的東北兵走開以後，每個人捐了一枝沒有子彈的空鎗，宛如戰後的兵們似的走路時，林鄉農帶幾分挑撥的口氣對林大有說：

『我們眞的當了兵了，將來要去打中國人吧？』

『現在可要先打土匪。』

林鄉農憂愁的蹙起粗眉毛，嘆了一口氣。因爲他的弟弟耕農說不定當了游擊隊——土匪。將來兄弟倆鎗頭對向，那是一種怎樣不能想像的殘酷情景？他暴躁的質問林大有：

『現在你主張打土匪？』

『怎麼不主張呢？他們搗亂家鄉。』

『你不是說過土匪是游擊隊麼？』

『早對你說過了，』林大有連忙阻止他，『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你怎麼還不清楚？』

『呸！』林鄉農忍無可忍，極端鄙視的吐了一口，飛也似的跑了開去。

完全看得出來，在林鄉農的鄙視下，林大有眞眞實實變成了一個壞蛋。他和幾個『假日本兵，』那些攙合在日本兵隊伍裏的東北兵混得很熟。保衞團的事情他也幹得滿熱心，並且他時常上鎭，做什麼呢？說是有事，所謂有事，據林鄉農猜來，不外是替日本人奔走。自然他的『牛皮』又是另一種吹法了：

『鎭上多麼繁華啊！比先前完全不同了，那裏都是樂子場，俱樂部，朝鮮姑娘。東西又便宜，東洋印花布七分錢一尺，大時鐘塊把錢一個！這些便宜東西漢口買得到？唔，漢口買得到？』

他時常這樣對鄉人們吹，無憂無慮，快快活活，很滿足的樣子。兼之，他吃鴉片，無事時橫躺在牀上。十月尾水田早應犂鬆，他却只犂了屎坑跡那麼闊。一下子變得這

樣壞的人，是怎樣的下賤呢？這還比得上那有神經病的林阿三麼？那『有點吧』的話，奇怪的連人家想也不敢想的咒駡日本人的話，雖然林鄉農不想反對也不想贊成，總算還像一個什麼脚色的濃頭，比『變來變去』的林大有强得多；然而更使林鄉農看不慣的，連林維祥也變了。這個喜歡逗人發笑，愛調皮的單身漢，十足的成為一個『酒鬼，』時常喝得爛醉，倒在田塍上，路旁邊，死睡一個通宵。醒來呢，則唱些淫調兒。他去鎮上嫖朝鮮姑娘，不知羞恥的拿出她們半裸體的照片對人家搖幌：

『瞧瞧吧，多麼肥嫩的女人？鵪鶉一般！我得討她做老婆，沒有老婆還成麼？老婆是，啊，親親切切的婆娘！』

明明白白，好好的一個可愛的青年漢子快要斷送。林鄉農看不過眼，在田塍上碰見他時，誠懇的賊住他：

『維祥，你別把自己毀了。』

『把自己毀了？』林維祥歪着脖子，擠眉弄眼的，怪聲怪氣：『不會的，你放心。這

年頭兒地方太平，朝鮮姑娘又漂亮，我得快活快活一下子。嚇，嚇！』

『你會得病的。害了你一輩子的。』

『這——不會。』林維祥拉長嗓音，很自負的樣子，用了一句新名詞：『銃響鳥飛人跌。』

『銃響鳥飛人跌？』

林維祥顚縮着幾根鬍鬚的嘴角，淫猥的解釋道：

『是呀，銃響鳥飛人跌。爬上去，銃一響，快跌下來。楊梅瘡，痳瘋，全不怕。』

『哼！好見識！』

林鄉農全身爲暴怒所撕裂，他幾乎要動手掃林維祥一記耳光。他眞料想不到這單身漢有那種『好見識』。但林維祥的青黃色的臉孔也使他相當感動，這顯然是『色情過度』的徵候。他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維祥，你……』他說不下去，掉轉頭急急的走到自己的田裏去。

他諷刺林大有，以至冒火，他規勸林維祥，以至感傷，倒並非要激刺他們恢復在漢口所學來的『新派頭』——反抗日本人。他沒有這樣想過。這正如他提防林阿三並非爲了不滿林阿三有替日本人當眼線的嫌疑一樣。這是他的良善的天性的流露，他看不慣。他不是一向『只管自己生活，只要有田種就得，』其他超越他的生活範圍的事物一槪不管的麽？而現在他竟愛管人家的閑事，和人家斤斤然口頭爭執意氣了。有時他不免也懷疑自己是變了。是的，他是變了，整個林家村變了，他的心情也不能不起變化。他零零碎碎的感覺到：林大有的下賤行爲，林維祥的濫喝亂嫖，林阿三的鬼鬼祟祟，配合起林家村的田地的荒蕪和農舍的『鷄犬不聞，』這都是『皇軍』一手所造或的；而當有一次林大有頗爲嚴肅的告訴他，他領的瘦牛是西邊李家村李阿蘇的，而李阿蘇的鄰家的那頭已經瘦得不像樣的水牛是他的，於是他眼睛一亮，彷彿看見了日本宣撫班所織的欺騙的網的結子。

他仇恨日本兵麽?想反抗他們麽?他沒有這『大志願,』卽使有,也是偶而感情的憤懣,他倒打算下决心『好好種田;』但是不行,總安不下心,寂寞的田野不會因了有壯年農民先後回鄉而歡笑起來。他們咒鬼似的料理田事,該犂鬆的田地只犂了幾畝。當了保衛團,誰知道什麽時候去打『土匪,』誰又能料什麽時候被編成軍隊去打仗?大家在寂寥中不安,田野在寂寥中不安,農舍在寂寥中不安,甚至黄昏也在寂寥中不安,林鄉農可能例外的安心種田?他不喜歡和林大有,林維祥,接近而且因爲行爲不同,好像無法接近。他提防鬼鬼祟祟的林阿三,他害怕『假日本兵,』他對他們『敬而遠之;』而父親和老婆也作怪的癟嘴不響。他的心境是寂寞的,不安的,跟林家村的田地一樣。然而這寂寥和不安,終於在潛伏的事情中衝起浪花。當殘秋深夜的夢衣披覆林家村的田野,一個青年漢子,躡手躡脚爬進林鄉農的柴門。他還來不及質問他的弟弟林耕農爲什麽深夜爬門回來,而他的門外已包圍了一隊日本兵。林鄉農一家人,被綁綑着拖在門外。他掙扎着四處驚望,在路旁邊,他看見林

阿三的影子幌在那裏，他憤怒的想：

『啊，這個東西眞是日本鬼子的眼線！』

林老頭兒被村長林惠德保出來，三個年青的則仍嚴禁在林家祠。林老頭兒回到了自己的破漏的家裏，幾乎瘋狂，痛哭着，用他的枯手擊着門板和牆壁，以至枯手破裂，流出鮮血。現在，他是一切都完了，家裏沒有家禽家獸不算數，兩個兒子一個媳婦眼看遲早斷送性命。他的兒子和媳婦都是好的，鄉農良善忠厚，耕農强壯，靈敏，媳婦也孝順。他們是他磨折了將近六十年歲月的唯一收穫，將他的生命，死去了的老伴的生命，放在他們的血液裏，企望蕃衍，延續永遠，在林家村留下姓名，於今被那東洋魔鬼所捕捉，他還有什麼好留戀呢？保出來中什麼用呢？一個孤獨的老人！不如跟兒子們一起死。然而，生生死死，並非『一個謎；』人到要死——自願或被逼而死，總要留後。這『留後』卽是希望。所以林老頭兒無論怎樣悲痛，總不絕望，不願絕望，三

番五次近乎爬行似的去懇求村長：

『求求你，惠德叔！求求你轉求那「皇軍」做做好事，兩個兒子留一個給我吧！我要死了，留一個給我，給我傳代！』

他爬跪在地下，無助的哀號着，又睜着他的一雙老眼，那老眼混合着血絲的熱淚，那是血淚。

村長背着雙手，大踏步的走來走去，飄動着的夾袍裾時常絆動着桌椅，他煩躁的高聲說道：

『去給你說過了，可是你那個第二的兒子，爲什麽要硬作好漢，自己承認是游擊隊呀！爲什麽，爲什麽呀？年輕人，不怕死，你去死算了，卻害了別人！』

村長的感情很激動，咒駡着，舞動着手臂。他這咒駡是什麽意思呢？指林耕農該死嗎？指林老頭兒麻煩了他嗎？是的，他的咒駡包含有這兩種意思。那麽，他是沒有中國人人心的？然而，不盡然。他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吃着中國土地所產生的粮食，喝

着中國溪流井泉，他的血液是道地中國人的血液。他愛他自己，愛他一家人，愛他的林家村，愛他的姓林的兄弟叔姪，有時也愛中國，只要這些他所愛的不妨害他的生活和生命。平日他是以『一村之長』自居，不合他的『人生觀』的行爲他斥責，可以增加他的『德望』的事情他極力承當，自然他也要『好處，』卽稍爲不近人情的『好處，』他也未嘗不暗中接受。但倘若人命交關，他可不能管，卽管，也要看哪種人命。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村長，而日本人就利用他這種地位，請他的客，送大時鐘，老篤眼藥。最初，他以爲不妨害他的生活，是一種好處，他接受，替日本人說話，做點事，是『報答』的意思。現在呢？日本人要宰殺他的同姓子姪，而他不能管，又不能避開不看，他就感到日本人對他表示好感，是妨害了他，同時也感覺到村長的地位妨害了他。這妨害說不定日益加深，直到害了他的老命。他於是煩躁，並且恐懼，不自覺的咒駡着。

『我只求求留一個兒子給我傳代！』林老頭兒不斷叩頭，彷彿村長就是有權

力賜給他最後一線希望的『皇軍。』

『不要那麽叩頭！我是菩薩嗎？』村長暴叫着。『傳代！誰不要傳代？誰願絕代？人死了沒有子孫，沒有名堂，這算什麽呀！狗也有後代！你能留一個兒子傳代的，媳婦也能領出來的！』

『是麽？是麽？』林老頭兒顫顫地呻吟着，『這是眞的麽？』

『難道我騙你？我眼看你絕代？』

『惠德叔！』

『只是有條件，要保出鄉農倆公婆，他們說必得由……』

『什麽呢？惠德叔，你說吧。我們是同姓的……兄……弟！』

村長磨着牙齦肉，咽了一口涎沫，憤憤地說：

『由鄉農將他的弟弟鎗斃！這樣你就好把他們倆公婆保出來給你傳代！』

林老頭兒像中了惡風，喉間『呃』的一聲，頹然仆在地下，而且面目紫黑，停止

了聲息。

村長在房子裏急速的來囘旋轉，如同瘋人。他的奔放的血液，從心胸向四肢暴流，嘴裏急亂的叫駡：

『我活了五十三歲，從來沒有看見硬逼人殺親兄弟！從來沒有！這是什麽世界？禽獸世界？有人倫嗎？嗄，什麽世界？禽獸啊？』

他獨自指手劃脚叫駡了一陣，忽然閉嘴不響，著驚著嚇的，然而輕著脚步，走近大門四處張望着，然後嘆息着走囘廂房。這時林老頭兒已經蘇醒過來，爬坐在地下乾咽：

『叫親哥哥殺死親弟弟！這是人做的麽？唉，唉，老天！』

村長顯得親和了，俯下身子，牽起林老頭兒，懇摯地安慰他：

『世界這樣，你少傷心些吧。傷心無益。爲了不致絕後，沒有法子。你就去勸勸鄉農姪，看他能不能……』村長說不下去，扭轉頭對向牆壁，幾乎滴下眼淚。他做夢也

沒有想到，現在他在勸人鎗斃親兄弟！

『爲什麽日本鬼子必得由鄉農殺親兄弟？他們不是好隨便殺死耕農麽？噢，我的老天！』林老頭兒不斷的流着老淚。

村長沉默着，他知道，如果再說些話，他自己又會憤激的。

林老頭兒含着眼淚，走去林家祠。現在這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成爲了日本兵駐紮的營寨，禁錮着林氏的子孫。門外左右擺着兩架黑亮的機關鎗，鎗口貪婪的向着林家村。祠堂四周挖了許多壕溝，日本兵盤據在門口，擎着上刺刀的鎗。林老頭兒跪下去對他們行禮，他的周圍騰起輕蔑的笑聲。

『老頭兒，你來看兒子？好的好的。告訴你的兒子必得照「皇軍」命令辦。不然，全射殺。村長告訴了你沒有？』

林老頭兒的臉前，站着一個日本軍官，由一個東北口音的日本兵傳話，這樣說。

『是的是的，皇官老爺。』林老頭兒虔敬的叩頭。而後由那個東北口音的日本兵領他去祠堂內看他的兒子們。他們是關在右首邊的『正間』裏，林老頭兒隔着磚窗和他們見面。那個東北口音的日本兵，嚴厲的監視着他；可是用充滿了中國人的感情的聲音，悄悄的，懇摯的對他說：

『好好勸你的大兒子。留下自己一條命，將來……』他踱開幾步，仍然狰獰的監視他。

這含糊的話句裏的意思，林老頭兒的悲痛的心不可能理會。他伏在磚窗外，斷斷續續的將『皇軍』的命令和他自己的『傳代』意思告訴了大兒子，這以後，他壓住哭聲儘流血淚。他只聽見大兒子在『正間』內脚步沉重的跑動，大聲喊：

『我不能殺死我的弟弟！不能，萬萬不能！要死一塊死！』

又聽見第二的兒子堅决的說：

『你馬上答應他們，我决不怨你，我要笑着去死！我們兄弟兩個一定要死一個，

要不，我們全完！我死後，有人替我報仇！有人，哥哥！』

於是又聽見大兒子狂暴的咒罵着咒罵第二的兒子既然當了游擊隊，怎麽又回來害人？回家看看？家裏有什麽好看？還有重要事？害死人的重要事！大兒子一直狂暴的咒罵，而後突然是第二個兒子的哀求聲：

『噢！哥哥！你不要再說了吧！一切我自己承受，只求你留下你自己一條命！』

沉默壓了下來，林老頭兒擡起昏花的老眼從磚窗隙向裏面望，看見兩個兒子狂人似的緊抱着，而大兒子向他悽慘的點頭。他用所有的暮年生命力旋轉身，離開磚窗。那個日本軍官對他溫和的嘰咕：

『你的大兒子服從命令了？』

林老頭兒癡癡的站着，他連跪下答話的禮節都已忘記。

烏鴉們着驚地飛旋在林家村北面的『放牛場』上空，在窺視着下面正在進行的人間慘劇。

一隊日本兵插上了寒光閃爍的刺刀，排列起鎗刀陣，機關鎗蹲在一邊，準備着『射殺；』另一隊徒手的保衛團，結成半橢圓形的牆壁，對面站着反綁着雙手的林耕農，距離他二十步遠是垂立着的林鄉農，於是那個日本軍官宣佈道：

『我們日本皇軍來支那「吊民伐罪，」開脫支那老百姓之苦難，是偉大的皇軍的慈善事業，這好反對搗亂的嗎？不行的！反對搗亂是土匪，射殺不赦！大家安居樂業，服從皇軍王道樂土，不好嗎？當土匪，射殺不赦！命令兄射殺弟嗎？這是最好之警告！倘若父土匪，命令子射殺，子土匪，命令父射殺，全家土匪，全家射殺！誰個還敢當土匪嗎？』

他吩咐交一枝實彈的洋鎗給林鄉農，威嚴的下命令：

『立卽射殺！』

當翻譯的東北口音的日本兵，猙獰的對林鄉農喊：

『立卽射殺，』加上一句，『你的兄弟！』

林鄉農的顫抖的手端着洋鎗，瞄準他弟弟的胸膛，手指扳着鎗機。他寒心的看林耕農一眼，那聲言將『含笑而死』的青年，現在面目如土。他又看一看天，天，如同等死的弟弟的臉色。驚慌的烏鴉們在飛旋，再看一看在場的保衛團隊，他們沉默而且冷酷！那些同姓的兄弟為什麼這樣沉默冷酷？

『射殺！』

他的背後又轟起這殘酷的聲音，他猛一咬牙齒，似乎下了決心，但就在這個時候，保衛團隊伍裏，一個人發出悔罪的慘叫：

『這都是我的罪呀！我做了日本鬼子的眼綫，害人鎗斃弟弟呀！啊，啊，鄉農哥鄉農哥！』

這是林阿三！那『有點吧』現在眞的在慘劇的幕前發作神經病。他高聲呼叫着，自問自答，舞動手臂，又旋過身子，向林家村的田野狂奔，但一陣密集的鎗聲過後，他倒在血泊中了。

林鄉農急疾回頭，看見他背後的日本兵的鎗刀陣還沒有恢復整齊，而兩挺機關鎗旁邊，幾個黃色動物還在跪伏着警備。

『射殺！』又是殘酷的聲音！

忘記了老父血淚叮嚀的『傳代，』忘記了背後日本兵的鎗刀陣和機關鎗，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天和地，心頭只是一股空前的暴怒，只是一個念頭：『殺死殘暴的日本鬼子！』他猛力扳動鎗機，手裏的洋鎗一聲爆響，在他對面的林耕農却已木頭一樣倒了下去！他忘記了倒轉鎗頭就先扳動了鎗機！

『是我殺死耕農麽？我是殺人犯？』林鄉農被皇軍『信任』保出來後，時常對老婆或者牆壁質問：『是啊，我是殺人犯，殺死了親兄弟！』

阿冬勸他安靜，而他反而用盡所有力量抓住她的兩肩，一逕質問：『是我殺死耕農麽？』鷹眼充滿了血，這血眼的逼視，比暴亂的毆打更使她寒心，但他不會再毆

打她，最多把她推跌，而後石頭一樣沉默不響。

林老頭兒呢，終日癟着老嘴，聽到了鄉農的痛苦質問，他冒起憎恨的老火，嘎嘎自語：

『只要有一個孫子就好了！』

林鄉農偶而也有這個想念，如果他有一個兒子，他就可以挺身向前，視死如歸，但因爲受了過度的刺激，只是儘在審問自己是不是殺人犯，並且將毒恨的眼光注向林大有，林維祥。他們爲什麼這樣下流，替日本人做事，抽鴉片，喝酒，嫖朝鮮女人？又爲什麼這樣沒有人心，眼看他被逼殺害親兄弟，一點都不救助？而他射死了耕農之後，他們連來探問都不？他恨他們恨得牙癢癢的，如同恨盤踞在林家祠的日本鬼子一樣，有機會他決定揍那『變來變去』的林大有，和那糊里糊塗的林維祥。自然他也恨着保衞團的所有同姓兄弟。

白天他遇見林大有或林維祥，睁着欲攫食的鷹眼，夜間竟開始潛行在他們的

住屋附近，找尋向他們發洩憎恨的機會。然而他失敗了，常常遇不見他們。他們似乎故意躲避。而在夜裏，林大有的住屋連燈火都沒有，靜默得神奇。只有一次午飯後，他看見林維祥喝得醉醺醺的坐在河邊，用石頭投水。他快意的笑了。這一下他只要一推，那可憎恨的胡塗蟲就可以淹死在河裏。他潛步走近他，正想動手，突然他聽見維祥憤恨的唱出：

『人民被屠殺！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林鄉農怔住了，林維祥並沒有忘記從漢口學來的『新調兒！』憎恨消了一半，他在單身漢背後狠似的嗥：

『唱得好哇！』

林維祥著驚的一跳，足有五六尺遠，慌急的閃了林鄉農一眼，飛似的逃了開去，連頭都不回。

林鄉農心頭重新燃燒起憎恨的火，林維祥不該逃開，他有話對他說，那『新調

兒』多麽中聽！『人民被屠殺，我們再也不能忍受！』怎樣的打動他的全靈魂？他恨不得多聽一會，而林維祥逃開，他野狗那麽快。他恨恨的罵：

『鬼東西！有一天扭住你！』

在殘秋的一個起狂風的黑夜，林鄉農又潛行在林大有的住屋附近，這回意外的屋內有火光搖曳。他從門隙看進去，林大有，林維祥，還有八九個同姓的保衛團兄弟聚在一起。他們全身圍着子彈袋，肩着黑亮的洋鎗，而林大有的腰際加插了一隻手砲。這些武器他們從哪裏來的？保衛團的麽？日本鬼子是多心的，保衛團上操只發空鎗，實彈射擊也只發幾顆子彈，放心這些子彈充實的鎗枝在中國人手裏麽？莫非林大有聽從日本人的指揮，帶領保衛團，黑夜去進攻游擊隊麽？照林大有回鄉以後的一切行動看來，大概他是敢這樣做的；然而林鄉農在門外聽見他說話了，聲音並不高，但又嚴肅又清楚：

『時機成熟了，我們忍受這些日子也夠了，我們親眼看見鄉農被逼殺死親兄

弟，我們要替耕農報仇，一網打盡村裏的日本鬼子！我們一切準備妥當了。日本鬼子以爲我們沒有鎗彈不會反抗，我們有法子弄到的，我們挖出了從前預先藏下的傢伙。好！大家留心，等十分鐘，林家祠後院火起，有東北同胞會替我們放火，西山游擊隊鎗聲一響，我們從這裏衝出去，別的保衛團兄弟從各個埋伏地方前進！全向林家祠進攻！今夜得叫日本鬼子曉得我們的厲害！』

林鄉農的眼前如同起了一股雪亮的電炬，他這纔看出『牛皮客』林大有是了不起的脚色，不單會『吹，』而且會『幹！』他們的同鄉是有法子的。林大有的替日本人做事，吃鴉片，跟東北口音的日本兵打交道，以及不和他接近，全是有作用的。只有他纔胡胡塗塗的差點送了命！

『本來我們早就要動手，耕農那次囘來就是。』他在門外聽見林大有又說話了，『但是年輕人手脚粗，白白犧牲了，害得一家人半死不活！』

『今夜的事，我們得通知鄉農哥纔是。』這是林維祥的聲音。

『不必。我們鎗一響，他自己會來的。』

林鄉農用出地牛樣的蠻力，衝破門扉直入，站在他們跟前，打雷似的：

『你們做得好！』他臉紅耳赤，喘着粗氣，眼裏流下熱淚，『我來了！』

林大有初初吃了一驚，不自主的去摸腰際的手砲，看出是林鄉農，伸出他的手，熱烈的說：

『鄉農哥！』

『你們做得好，囘鄉有法子，對付日本鬼子有法子，在漢口，在家鄉，做的都對！我不如你們！』他氣咻咻的喊着，『還不到時候麼？差什麼分鐘！給我一枝鎗！』

他搶下了林大有的長鎗，緊抓着，睜着復仇的鷹眼，首先衝到狂風呼嘯的田野，撲向林家祠，眞像從地底層鑽出來的『地牛，』吼叫着震破黑夜天壁的巨喉：

『不殺絕日本鬼子，我誓不姓林！』

二十八年春

三對夫婦

一

武昌的舊式房屋的建築，從外面看起像是一座一座的城堡，既高聳又不開窗戶，除開前門後門之外，給灰色牆包圍得水洩不通；走進去呢，則多半是二進三進的深沉院落，隨處是長大的木扉，隨處是灰塵，假使是陰雨天氣，那簡直好像在隧道中。我和仲君就住在這樣的一座舊式建築房屋裏，而且是住在最後進的樓下。

樓上住着遠君夫婦，他們是教育界中人。遠君是個胖子，走路愛激烈搖動臂膀，所以他不因身體胖而走路遲慢。他爲人謙恭，遇見同屋住的任何人必點頭，且廣交朋友。他是學藝術的，畫得一手好畫，而歌曲也唱得不壞，所差的是聲音不結實，太空。他的太太除衣服的顏色時常不同外，長型的臉上也經常起着顏色的變化。有時候

是否黃，有時候是太紅，而有時候則簡直蒼白得可怕。但容顏儘管由於脂粉的顏色而時起變化，却始終掩藏不住她那長型臉上的多量的黑色斑刺。她操着天津口音，那聲音像是從鼻子裏發出來的，尖銳得使人吃驚。她慣愛對遠君發脾氣，撒嬌，動不動撮着她那闊大的抹滿了大紅脂膏的粗糙嘴唇，彷彿一個潑婦。對於她，無論大小事情，遠君總是盡量『委曲求全。』他說她是『小孩子，』實際是因爲遠君比她大十多歲，並且老家已經有『結髮妻』和孩子。如果必需有其他附屬原因，那大概是爲着『愛情』吧？

『爲着愛情，』當遠君受了那個女人的氣，給朋友們發覺了，他會咧開向上翻的厚嘴唇皮解釋，『一切可以犧牲，受點氣算什麼呢？而且，唔，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他的朋友笑起來，他却一味正經，再加以補充：

『是呀，她是小孩子，現在纔不外廿二歲。在家裏她是嬌養慣了的，父親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而且疼愛她，現在她跟了我走出來已經是十分委屈了，但她的確很

愛我。』

在寒假中，遠君的女人不去某小學教書，整天藏在家裏烤火盆。遠君瞭解『寂寞』的可怕，於是每天他從某機關回來，近乎奔跑似的踏着又響亮又急促的脚步上樓去。如果遇着那女人高興，她就用孩子向母親撒嬌時的那種嬌得怕人的鼻音說話，像貓叫，咿唔地，嘵嘵地，從樓上竄在院子裏，使所有的隣人渾身生起不自然的鷄皮。否則，比如：遠君回來得慢些，那末她就默默地臉孔朝牆躺在牀上。這時候，自然，遠君着了慌。他弓起脊骨，低聲地：

『怎麼？又不舒服了麼？』

他伸手去摸那生氣的女人的額部，探探是否發熱，出他意料之外，給那女人用臂膊出力一格，把他的懦怯怯伸出去的手拋在牀架上，發出骨肉碰木頭的痛楚聲。

『你又使性子了，』他喃喃地說，『何苦呢？這會壞身子的。』

女人仍然頑固地不答腔，連氣都不透一口。

『也許我囘來錯過時候了，』他只好自語式的解釋了，『但是沒有法子呀。人在社會上，不能不交際。去看一個朋友，多談了幾句。這是不得已的。你，唉！』

好容易使女人對牆壁說出了這一句：

『說得好聽，人家在家裏……』

她竟鼻子瑟瑟響哭起來了，像受了絕大的寃屈，那麼悲哀，那麼可憐。

但哭聲總比『沉默』可喜，這是表示女人已經囘心轉意，有妥協可能了。遠君火速捉住這個機會，坐在牀沿，小心替她蓋被，摸她的頭，拍她的肩，堅决向她提出担保：

『以後我絕對按時候囘來就是了。』

女人一翻身爬坐起來，長型臉由於氣惱原諒的互相牽扯，斜歪着；不久，又出奇的笑了，並且用鼻音嬌聲問：

『你吃過晚飯了麽？』

『啊，啊，你就是這樣的小孩子氣！我哪能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吃飯！哪能，哪能！我趕回來跟你一塊去吃呀！』

他輕輕地在她的長型臉上拍了一下。

『你？嘿嘿！』

女人經過這種愛撫手術，溫馴得如同一條『小羔羊』了，連忙對着鏡子檢查可以誘惑他的『伴侶』的臉部，而後跟隨在哼着『義勇軍進出曲』的遠君後邊出去吃晚飯。

遠君是絕對遵守自己的諾言的，眞的後來並無一次『遲歸。』但他是廣交朋友的，如果除去某機關工作之外，就回來『陪太太，』不是疎遠了朋友麽？這對於他是一件嚴重的事，决不能如此。於是他『變通辦法，』把朋友請到家裏來。起初，他頗爲得意這種『兩全其美』的辦法——既能在家裏陪太太，又不至於疎遠了朋友。但朋友來的次數多了，又引起『小孩子』的不耐煩。一次，有兩個朋友從戰區逃亡

出來，找到了遠君，纔晤談幾分鐘，兩個朋友便發覺出遠君『怕老婆』的態度。想要告辭，但久別重見，許多話未說完。於是用一種試探的口氣對遠君說：

『現在幾點鐘了，我們該走了吧？』

『早哩，早哩。』遠君連忙說，『還沒有坐五分鐘，這樣快就走！』

這種熱心『留客』的態度，正觸着他的已經不耐煩的女人。她背着客人的面用剪刀敲着桌子，扭着頸子，撮起大紅嘴唇，發出鼻音：

『人家要走，你就讓人家走好了，你又留人家！』

遠君的臉孔發青了，這無異當場掃他的面子！他氣得渾身顫抖，正想對她來一次破天荒的發作；可是那兩個朋友看見情形不妙，趕快拿了帽子起身告辭：

『以後再談吧！』

一時遠君手足無措，再留呢？還是不留呢？他決定不下，只是：

『啊，啊，走了？啊，啊。』

他把客人一直送到大門外，態度十分不自然，滿臉抱歉之色，對客人說了許多『苦衷。』他的朋友答覆他一種近乎諷刺的微笑，而一個比較口直的老實責備似的說了：

『我們是來向你辭行的。今晚我們要去西安了。』

遠君像給打了一棒，喃喃地說：

『這樣快麽？這樣快麽？』

『是的，這樣快！』那個口直的朋友有力的答覆他。『流亡的人，是走得快的！可惜我們只談了幾分鐘！』

他的朋友掉轉頭消失在匆忙奔走的人流裏。遠君踏着沉重的脚步奔上樓，乘着一時的怒氣對女人喊：

『你簡直豈有此理！當場……你！』

他的圓形的鼓兒臉抽搐着，喘着短促的呼吸，渾身充滿了破壞的暴力。假使不

是有點涵養，他簡直就想動武，將茶壺打破，推翻桌子，扭着女人的頭髮。以至拆散這個膩人的『家。』

女人起初有點驚訝，長型臉拉得更長了，睜着黃色的眼珠。但僅一瞬間，她明白過來，知道自己有力量可以制服第一次向她挑釁並且暴怒着的對手。於是她運用出她的『孩子性，』尖聲叫：

『我當場什麽?我?你說!』

『你當場掃我的面子，趕走朋友!』

『他們自己要走，怎麽說我趕走了他們!』

遠君有點氣弱了，定睛看去，他的『小孩子』的眼眶已經開始紅潤了。他聽見她恨恨地哼:

『他們要走就走，關我什麽事?他們在這裏，我，我不方便。你不知道麽?』

遠君的氣完全沒有了。他知道，現在她已經有『結晶品』在肚子裏，生理上起

了變化，差不多不上五分鐘就必須坐馬桶。他自悔剛纔的粗暴。這像什麼呢？向女人橫眉瞪眼，並且狂亂地叫喊着，如同一匹公牛？他溫和了下來，細聲地：

『你不好到後房去麼？』

『人家聽得見！』

『也可以下樓去借人家的坐一坐呀。』

『我不願意！』

突然女人倒在牀上哭了，越想越傷心，跟他跑了出來，受盡千辛萬苦，到如今，他竟擺出『夫權，』對她大發『雄威，』將來還堪設想？是的，將來！一片渺茫，一片黑暗！他在老家有『結髮妻，』有孩子，而自己竟愛上了他，現在竟受他欺侮！將來會弄到什麼田地？將來？將來？

『總算我沒有眼睛！總算……啊，啊！』

她大聲地號哭，用手打着牀板，雙脚踢着棉被，淚水溼透了衫襟，彷彿遭受了最

重大的打擊，恨不得迅速脫離這個痛苦悲慘的世界。

遠君着了慌，儘可能的勸慰，儘可能的陪不是，並儘可能的向她提出保證，以後決不致再有使她傷心的事情。站在他的地位上，必須要這樣完全喪失『夫權』的；因爲太太已經有了『結晶品，』萬一由於過度的刺激，有三長兩短，那不但是悲慘，而且是罪惡的。

這一場『爭端，』經過好多曲折：賠罪，認輸，忍氣，保證，這纔露出『妥協曙光，』『和平』解決下來。但是因爲他們兩個人的性情各各不同，不久又險些發生『衝突。』那是一個星期日上午，遠君的上司某科長，路過遠君的家門前，他請這位『貴人』到家裏談談，這在人情上或者交際上是必須的；然而，當他把『貴人』引到家裏，他的女人橫躺在牀上不起來！這使那個『貴人』慌忙退出門，來不及喝茶，便擺起一副憎惡的神氣走了。自然，這使遠君慌亂，而感到對上司的『不敬。』忿惱之下，他又想對太太發作了。但受了前一次的教訓，他已經沒有勇氣再行使『夫權。』他

只好略帶埋怨的口氣對女人說：

『客人來了，你也得起來招待招待。這與面子……』

『我生在世界上，』女人說，『並不是爲着對人陪笑臉，招待人家的！』

『但是你也不好躺在牀上不起來呀。』

『我哪裏知道你會領你的什麽科長來？』

遠君又認輸了，他忍下了氣惱，臉上現出不自然的笑容，把話頭引到別種事情上去，免得再來一次寒心的爭端。

於是，以後他再來一個『變通辦法，』每次領客人來家裏時，他卽在樓下院子裏對樓上大聲喊：

『芝萍！客來啦！』

同時他脚步放慢，將樓梯用皮鞋踏出響亮的哀鳴，好使樓上房間內他的女人準備一下，不至於再有躺在牀上不理客人的不愉快事情發生。

仲君每次聽見遠君在院子裏大聲贓叫，或聽見樓上的嬉笑聲時，他皺起只有兩簇的短眉毛，發表他的見解：

『我走過許多地方，見過千百對夫婦，卻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他們這樣子的夫婦！』

二

眞的，像遠君夫婦這樣的，我也確實少見。我們住在樓下，每天夜晚都被騷擾得坐立不安，一下子從樓上傳下尖銳的貓似的叫聲，一下子又互相嬉笑着，用木屐敲着樓板，炸彈似的從我們頭上壓了下來。或者在半夜，遠君跑着脚步，端着爲他的女人所瀉滿着尿水的痰盂，走到前樓，瀑布似的傾倒在院子裏，剛剛落在我們樓下的窗前。這樣的擾亂別人和不講衞生倘在其次，而遠君的絕對服從女人的態度確是十分驚人。

『對於女人絕不能像遠君那樣一味順從和屈服，』仲君對我說，『這會變成她的聽差或是奴隸。一個男子變成了女人的聽差或奴隸，那像個什麼樣子？還能有所作爲幹事業嗎？』

我故意向仲君提出相反的意見：

『唔，夫婦間說不到聽差或奴隸，那是爲着愛；雙方愛着了，一切都可以互相幫助，互相代勞的。』

『什麼是愛！這是中學生們欺騙自己的瘋話！』仲君幾乎叫了起來，『全騙鬼，男女間的結合只是一種互相間的利用，生理上的利用，經濟上的利用，社會地位的利用；一句話，生活上的利用而已。你不妨看看事實：女人們爲什麼總愛跟身强力大，有錢有勢的男子結婚呢？是利用！男子們爲什麼專挑體格健美，經濟可以獨立的女人做情婦或者太太呢？同樣是利用！這不是很明顯麼？無論男子或女人，互相地利用着，可以在生活上得到便利和滿足。所謂愛，嘿，這眞是天曉得！』

仲君的這種『男女利用論』是否怪誕呢？據我看，這不外是由於一部份男子爲『愛』所俘虜，喪失了理智變成白癡，像遠君那樣，因而看不慣；從而產生的一種逞强的反動。這就好像法西斯蒂對共產主義的逞强反動一般，假使這個比喻不會不倫不類的話。

『所以對於女人必須强硬，山嶽般不可動搖！』仲君繼續發揮他的卓絕的見解，『一動搖，比如稍對女人低聲下氣，她就什麼毛病都發作了，撒嬌，哭，以至於無端生氣，男子就不免吃虧。最緊要的是錢抓緊，沒有錢不能生活，她就不會作怪了。』

『她跟你鬧呢？』

『不理她。』

『她上法院告你。』

『已經供給她相當生活費，我沒有罪。』

『她去荒唐，給你難堪。』

『這她是犯罪的有夫之婦……捉獲，離婚。』

『她狡猾得很，毫無破綻呢？』

『那決不會，不正當的行為總無法隱藏的。』

『女人做起這種事比軍事間諜更技術。她就是用各種方法給你難受，絕不露出構成罪狀的痕跡。』

『那，那，那樣的女人很少，倒霉碰着，我會走，遠遠的走開。』

結局，仲君還是一個懦怯者，如果眞的碰着刁潑狡猾的女人，他仍然不免一走了事。不過據仲君說這種女人很少，大部份的女人只要錢抓得緊，就可以使她們屈服。

仲君是學會計的，卽使對女人也精於盤算。在上海時，他有過不少的情婦，但決沒有一次吃虧。他的舊同事，那個愛說閒話，在前院住的賀君告訴我：仲君在上海有一個未婚妻，大概已經同居過；但仲君一口否認，我也半信半疑。因為根據仲君對女

人的卓絕見解，卽使和某女人有婚約，也是一種『利用』而同時，仲君同遠君一樣，在家裏已經有『結髮妻』和孩子。

『紙不能包火，』他的未婚妻事前沒有告訴他，從上海到香港，冒着敵機的狂炸，由粵漢路到武昌來了。

那是二月下旬，初春的一個深夜，我向仲君被這來客從夢中驚醒，尤其是仲君更爲惶惑。他躺在牀上並沒有起身，態度顯得不自然。當他的未婚妻帶了一個表妹走進房來，仲君還在牀上。於是他的未婚妻用一種上海女人派頭的腔調，大聲的說話，並用頗爲尖銳的聲調對向牀上的仲君：

『弗認識嗎？睏在牀上好愜意！』

從燈光下我定睛看去，她是一個年約二十八九歲的女人，身材高大，潑髮，嗓音俏皮，而且如同破舊的胡琴音。她手裏拿着黑手提包，穿着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外罩黑絨大衣。她站在燈火下，完全一個太太型，圓臉，尖鼻子，白牙齒。

仲君仍然沒有起身，並不說一句話，只是含糊的咿唔着。大概他在假裝做夢，或者在盤算心事，決定怎樣對付，纔不致吃虧吧。

『起來呀！嘿嘿！人家半個月唔沒好瞓！』

仲君的未婚妻不能忍耐了，大聲的叫喊。

仲君勉强地在被窩內穿衣服，沒精打彩起身了。他沒有對那位太太型的女人講話，臉是陰沉的，不愉快的，他坐在牀上，看着對面的木牆。

這眞是出奇的『會妻記』女人的眼睛發黑，又疲倦，又感傷，同時又憤怒。她筆直地站在寫字台的旁邊。那一位她的表妹則坐在椅子上了，疲倦得面無人色。

我也不自然了，我睡在另一張木牀上，和仲君的小鐵牀成一個斜角，我不便起身，我用家鄉話對仲君說：

『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去倒水給人家洗臉哪。』

仲君露出尷尬的笑容，十分勉强，幾乎是委屈，拿起面盆。將要踏出房門，扭轉頭，

用家鄉話答覆我：

『我可不像樓上的遠君，替女人倒尿缽咧。』

兩個女人洗了臉，睡在仲君的小鐵牀上，仲君則暫時和我一起，他不可能再安穩地睡了，一直吸三八牌香煙到天亮。

第二天我搬到前院另一間房子裏去了。

雖然已經同居，但仲君對他的未婚妻密斯李採取少有的冷淡態度，每天他去某女校辦事，直出直入，並不跟密斯李說一句話。賀君是知道他們的底細的，於是增高了他的愛說閑話的興趣。他說：

『現在他們正在勾心鬥角，將來有好戲看的。老仲這樣冷淡，密斯李決不是好惹的……』

密斯李，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呢？放肆，大胆，說話不顧分寸，一個上海灘頭白相的女人。第一次她給我的印象是近乎笑話式的。在她剛來時，敲了半夜的前門，後來，仲

君平淡地對她說：

『你不會敲後門麼？』

『前門沒有敲，怎麼敲後門呀！』

她很滿意這雙關意的妙話。最初我還不明瞭，看到她出奇的怪笑，我這纔體會了那句話的含意。

仲君實行他的『錢抓得緊』的辦法，密斯李要求過漢口，他決不隨她去，甚至一次星期六晚上，密斯李滿臉粉刷光豔，而仲君却拒絕不去，走去跟一個鄰居聊天。密斯李氣得跳上牀一直睡到第二天將近吃中飯的時候。她的生活態度是『三好主義』：吃好，穿好，玩好。每天吃零嘴四五次，一下子煮蓮子，一下子煮牛肉粥，一下子吃朱古力糖，而且喜歡喝點好茶。她個人零用，每天至少三塊半錢。穿的衣服料子全是價錢昂貴的。而最適合她玩的，是好萊塢出品的歌舞片，和中山公園湖沼裏的划船。

起初她向仲君討個七八塊，後來發覺這對『錢抓得緊』的仲君決不可能，於是她改用『零取』的辦法，每次從微小事情着手，三四角三四角的挖。但對這『零取，』仲君也決不放鬆。這眞是所謂『棋逢敵手。』

『拿四隻角子買茶葉綠豆。』

一天傍晚我們一同去中正路散步，密斯李向仲君『零取。』仲君默不作聲，經過她再三索取，他纔辛苦地從袋子裏掏出二角來。

『二角弗夠格，要四角！』密斯李生氣了。

『沒有了，』仲君靜靜地答。

『連四隻角子都沒有！』

她扁着臉衝前幾步先走了，但突然嚮起空襲警報，她又趕快跑回來死死扣着仲君的臂膀。

密斯李氣憤憤的對賀君說：

『阿仲實在對我不起，在上海時寫信給我說，每個月給我儲蓄三十元，現在向他拿幾隻角子也沒得。想起從前剛訂婚的時候，整天孩子似的陪伴我的時候，完全是兩個人！唉，我眞對不起那個老徐。唔，老徐現在在哪里？』

『好囉，好囉，過去的事不必再提囉。』

賀君趕快避開了她，但他背後却對別人皺起大鼻子鄙夷地說：

『密斯李眞是好意思，現在還問老徐！』

過去仲君對密斯李的確曾經用過手段，他給她寫信總是這樣開始：

『親愛的芳妹如吻！』

每次受了仲君的冷漠態度的刺激，特別是錢被抓得一角不放鬆時候，密斯李卽對人喟嘆：

『什麼人都靠不住，只有父母。父母沒有不疼愛兒女的，要是他們有錢，卽使一輩子不出嫁也是舒服的。』

然而，她知道自己姿色已經減退，二十八九歲的她，認眞地裝飾起來，固然有點像電影明星葉秋心，但眼角已經有不少的皺痕。她哀傷自己的青春的逝去，她急切要求抓住一個男性，作爲這一生的歸宿。於是她於偶然的邂逅中碰見了仲君。在表面，以爲仲君是大學畢業生，有專門技能，並且身强力壯，對她又殷懃。在上海白相了十多年足以驕傲的青春時光，現在『人老珠黃不值錢，』碰見這個對象總算是可慶幸。誰料『人生』是這樣複雜，到如今竟像陷在夢魘中，失望得這樣『交關』呢？

然而，這不過是生活的一面，另一面仲君夫婦是極端放縱的。他們是『有肉有血』的人，並且都已進入中年，所以密斯李有了一種一個人不敢睡空房間的習慣。她必須有人陪伴，同時要亮着燈光纔能安穩地睡下；在晚上，假使仲君在隣居的房間裏，不管是聊天或商議要事，半點鐘之內她會來催促四五次，每次都是用這樣的話：

『有啥事體好講格，睏覺去吧。』

於是仲君夫婦回到他們的房間裏去了。

仲君盡可能『利用』密斯李這種弱點，以前他是每天早晨去某女校辦公，在學校裏吃中飯，後來上午他不去了，從夜裏八九點鐘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一時，下午去學校坐了二三個鐘頭又回來了。仲君不輕易出門，總是守在自己的房間內，他十足的實踐他的『利用論。』

於是他的身體日見衰弱，精神日見恍惚，對自己的生活前途及戰事失了自信心，偶然他向我要報紙看，第一句話就是這樣：

『打得怎樣？台兒莊失了吧？』

或者：

『日本兵武器優良，徐州總會被攻破的。』

自然，這種失敗主義者，任何人都感到憎惡，所以，我總是不客氣的給他一棒，說：

『現在你簡直是一個漢奸！』

這傷了他的自尊心，他板起了『同』字臉，口吃吃地加以否認：

『怎麼，我是漢奸。事實的確如此，終歸徐州是不行的。現在不是又在「轉移新陣地」了麼？我不外照事實說實話，這與漢奸毫無關係！』

對於我所憎惡者，照例我絕不留情面：

『最好你別談國事，這對你沒有益處！你回到你的房間裏去，或者比看報紙更容易打發無聊的時間！』

平時他是自認『老練穩重』的，所以，當我的氣色太壞時，他即『沉着』不響了。

他曾經譏笑過樓上那一對夫婦：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遠君夫婦這樣的！』

如今他所給人家的樣相和遠君夫婦有什麼不同呢？

誠然，有時他也感到這樣生活下去是危險的，不免太聲嘆息：

『我應該離開她，到浙江陳局長那兒去！』

他這種嘆息引起了遠君的同情：

『你應該走的，現在你還可以走；我呢？不行。我的太孩子氣，沒有我簡直不行；並且她又……』他用手比着肚子，『一天一天大起來。我眞是膩透了，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在戰時簡直不能跟女人共同生活，唉！』

這時候仲君照例活潑起來，消失了他的憂愁，居然諷刺起對方：

『好說，好說。你的哪裏是小孩子？精明得很！』

遠君並沒有體會到這是諷刺，爲着愛他的女人一聽到人家褒獎，就會忘形：

『是的，她不能算笨拙，她比我懂得更多，解放週刊，新華日報全看，她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只是太孩子性。』

但這樣自讚的話，並不能引起仲君的或種感想，他對遠君永遠存着滑稽的見解。爲什麼呢？他認爲生活與思想根本是兩個問題。遠君夫婦的思想差不多共同的，

一律主張澈底的革命，痛恨官僚，憎惡封建殘餘；然而就因為思想澈底得出奇，纔會給仲君認為一個活的滑稽例子。他說：

『思想與生活，根本兩個問題，這可以從遠君夫婦身上去找到證明。』

於是他的『同』字臉笑得變成一個鼓子。

三

因為仲君認為夫婦間沒有愛，所以他對任何人也沒有愛，他生活在世界上彷彿專門為着實行他的『利用論。』對人，對事，對物，無往而不利用，不管你和他有過怎樣深厚的感情，一等到他發覺你沒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卽掉頭而去，如同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反之，你對他的各方面有實益，他可以在某一個時期內成為你的最誠謹的『隨從。』比如，當陳先生那個五十歲的紳士，仲君的同鄉，一個在法界有相當歷史的法學家，剛從南京來漢口，有被任為某部主任的希望的時候，仲君卽以超人

的誠懇去籠絡。他搬到一個近乎『閣樓』似的房子裏去住，將他的房子讓出來給陳先生的家眷。舉凡有家眷的人初到生疏地方所有的困難事務，他都以最敏捷最周到的手法替人佈置好，務使人家沒有一點缺憾，如同到了最適意的旅館。同時他又自作『嚮導』每日伴同陳先生遊玩武漢三鎮風景。這時候，他不把錢抓緊，大量『投資』了。車錢，點心錢，一概他出；必要時，又自己下廚房，動手做點『家鄉菜』宴請陳先生。這使法學家，那個五十歲的老頭子，有點不自在。他抹抹頰爲尊嚴的『貓公鬚』對仲君說道：

『你這樣的辛苦，使人怎麼敢當？』

而陳先生的夫人，一個肥胖得身體分成數節，放足，校書出身二十五六歲的圓臉女人也說道：

『是呀，仲先生，你太辛苦了。』

仲君的沒有血色的青白『同』字臉泛上笑容，舌訥訥地：

『這算不得什麼。大家是同鄉。』

於是他繼續地下廚房，但他所做的『家鄉菜』的確不高明，使人吃了不斷灌茶水。陳先生是大肚皮的胖老人，由於喝茶過多，大肚皮似乎更大了些，陳太太也一樣；因爲仲君喜歡在菜裏放大量的鹽或者醬油。

陳先生的某部主任位置，僅是希望，並不可能很快實現。這時候東戰場剛失利，當時似有一部份人失却民族自信心，武漢的空氣相當緊張，陳先生不得不將家眷遣去湖南他的姪壻處。於是仲君又忙了起來，他替陳先生把家眷送上可以擠死人的武長火車。雖然陳先生尚在失業時期，但仲君眼光銳利，他看得出在法界有相當歷史的同鄉，不久準能有不很小的職位。果然，僅過半個月工夫，陳先生任某部的主任了。

陳先生搬到漢口去住了。仲君從『閣樓』遷囘自己的房子裏，爲了要省房租，他拉我去同住，使我更有機會接觸和體驗這位出色的人物。不久，我發現他晚間就

寢時的習慣：將襪子脫下放在牀頭，並將痰盂踢到牀頭邊的地板上，一個紙煙罐子同樣放在一邊，於是他睡在牀上，吸着紙煙，靜靜地幻想着，半夜他拿起地上的紙煙罐子塞在被窩內祕密地小便，然後倒在牀頭下的痰盂內。這種懶怠的習慣是使人吃驚的，然而他解釋道：

『寒天起牀不方便。我這種方法是簡單化的，實用化的。』

他這種不能構成一貫意思的『解釋』是很滑稽的，連他自家也感到好笑。

他對陳先生『投資』了以後，滿以爲可以收穫到效果，把職業解决下來，殊不知陳先生並沒有給他設法，這使他失望而生恨。他的同鄉，那個法學家偶爾過來武昌，他不再『投資』了，他對我說：

『陳老頭這個人只顧自己！』

當他用纏『大樹』的辦法，得到某局長的介紹在某女校任會計，接着他的未婚妻甯斯李從上海來後，他不再招待由湖南回武昌來的陳先生的家眷了，並且和

陳老頭子的女人發生了糾紛。

爲節省及方便起見，他們——陳先生夫婦，仲君夫婦，賀君，合伙共同僱了個用人。仲君的未婚妻每夜煑三四次零點，這使陳先生的女人說起閒話：

『那樣一夜的煑着，要多少煤炭呢？』

密斯李聽了很生氣，她問仲君：

『陳太太是什麼人？竟管起我來了！』

『別理她！』仲君說：『她以前是唱大鼓書的，不忘老毛病，小器鬼！』

密斯李照舊日夜煑她的零食，陳太太覺得太吃虧，毅然實行拆伙，自己開伙食，另外僱用人。仲君却笑了：

『瞧着，那個胖女人蹩着「改組派」的脚走去買碗筷了。嘿！好人不做，這樣拆伙，給鄰人看見像什麼？』

陳太太僱了一個女用人，兩天工夫辭退了。仲君又冷笑了起來，加以非議：

『兩天工夫，駡用人二三十次，誰受得了？辭退？說得好聽；不辭，人家也趕快要走了！』

由於下雪，廚房下的泥土異常滑溼，女用人一時開僱不到，陳太太叫她的十分貌醜的婢女燒飯洗衣，而她自己做菜。婢女拿着菜刀，房東的看門人站在過道中，婢女爲着避路，跌了一交，額部碰着菜刀，流血了。

於是婢女被擡進醫院。

陳太太氣極了，對房東的看門人毒恨地哼：

『你不會走開，站在過道裏做什麽？這鬼地方這樣滑，也不掃掃，害死人！』

房東的看門人，不平的對別人說：

『我這是鬼地方，不合適儘可以搬出去另外找房子呀！』

陳太太怨恨沒有完，繼續咒駡：

『就因爲看門的人站在過道裏，纔會使人家跌倒的！』

『自家不留心怨別人，』看門人說：『屙屎不出怨惡狗啊。』

這糾紛使仲君心涼意快，他以第三者的地位暗中批評：

『如果不拆伙，還有這種事？沒有知識的女人，一手自造痛苦不自悔，反而覺得理由十足。別人全不對，只有她自己是對的。這種女人不但愚蠢，而且討厭！』

於是仲君吐了一口涎沫，再發表他的未完的『批評：』

『她在這裏，四隣無一合適，整日鬧是非。她時常故意板着肥胖的圓臉孔，表示她是高貴的陳主任的夫人！實際她的骨頭有幾兩重，肚子裏有幾條蛔蟲，人家一目了然。這種豆腐架子搭什麼？嘿，嘿！他如果老老實實做個婦人倒還好些，偏偏這樣叫人……叫人討厭！』

差不多他每日要找陳太太的縫隙，然後背地裏指摘。昨天下大雪，陳太太一早過江去了。仲君便又得到指摘的材料：

『瞧，過江送寒衣去了。怕她的男人受凍哩。把她的男人當作小孩子哩。』

雖然暗中仲君盡量的指摘着，而表面却常常用笑着的虔誠的態度對陳太太，有時更和她一起抹麻將，收場後又指摘：

『牌癮多麼大啊！半夜三更叫她起來打牌，她也馬上坐下。一雙衣袖子抹破了。嘿，眞是校書女沒有一個不是死愛打牌！』

不論仲君暗中對別人怎樣指摘陳太太的短處，而陳太太表面仍舊是一個尊貴的『夫人。』她滿足她的現在生活狀況。她只希望她的陳先生長命，使她多『排場』幾年。另外她希望生幾個孩子。她對男女間的配偶問題的見解也極平常：

『實在和男人結婚，年紀大的好些，年紀大的男人纔懂得溫存，愛護。這不是說我跟了一個老男人就這樣說，不是的。你看樓上的遠先生不是因爲他比太太大十三四歲，纔會那樣的愛她，遷就她，怕她麽？一般年青女人總喜歡年青的小伙子，以爲這纔稱心，這纔幸福，哪知這正是大錯的事呢。年青的小伙子，多半脾氣大，心眼多，靠不住，女人愛上他，一不留心就吃虧。是呀，好像，好像阿仲夫婦倆，李向他要幾角錢也

像要他的命一樣！這有什麽意思呢？嘿，嘿，嘿！』

她竟得意的笑起來了，自覺見解比人高一等。陳先生呢？他覺得他的女人不壞，對他慇懃體貼，他滿足於這個比他小二十歲身體漲滿脂肪的胖女人。

他在某部任主任，靠老朋友的面子，每月拿兩百元，這是『乾薪。』他自己說，他是『掛名主任。』

他是喜歡談『國事』的，特別是前線的軍事消息，經常他向人報告一些常識以下的新聞：

『前幾天平漢線的確一度吃緊，後來開了幾門最新式的英國大炮，纔把日本鬼子嚇退。』

如果前線失陷了幾個城鎮，他就憂愁了，異常消極的嘆息：

『徐州總是……總是危險的！』

這三對夫婦住在武漢，每日平靜的生活着；然而武漢，却是不平靜的，當牛嚎似的警報響徹初春的陰暗雲霄時，樓上住的遠君的女人，踏着驚馬似的急速脚步跑下樓，一面對她的男人尖聲地叫：

『快點，你快點呀！』

仲君夫婦，陳先生夫婦，自然同樣的慌亂，以最急速的脚步走向防空壕裏去。

這時候他們纔深深的知道是生活在戰爭時代，並且感到了戰爭的威脅。防空壕內擁滿了避難的人，人聲嘈雜，空氣窒塞，同時又臭又黑暗。第二次的警報發出後，防空壕內的嘈雜聲沒有了，而每個人的心却緊張了起來。不久，敵機的殘暴轟聲隱隱地來了，接着高射砲聲震破了天幕，接着敵機聲更近了一點，好像就在頭上。密斯李緊緊扣着仲君的胳膊，用指頭塞着耳朵：

『高射砲的聲音交關響格。』

遠君的女人蹲在地下，像要鑽進地底下去。

陳先生的女人喃喃自語

『炸彈不會這樣對落在頭上的，不會的。』

仲君屏着呼吸，從青白色的『同』字臉上，露出內心的極度恐懼。陳先生摸摸快脫光了頭髮的頭頂，嘆息着：

『唉，唉！殘暴的日本鬼子！』

一串激烈的高射砲聲，像是發自防空壕附近，同時炸彈的爆炸聲震破了地皮。

『咈！咈！』

遠君的女人嘴唇怕得咈咈作響，蹲着的腿軟了下去，坐在地上。

『別怕，這是高射砲聲。』遠君安慰她拉着她的手臂：『別怕，一切有我！』

他希望敵機丟了幾個炸彈快快飛走，好使他回到家裏陪着長型臉的太太合唱『義勇軍進行曲。』

二十八年夏

後記

這册『嬰』短篇集，曾在大後方印行過，現在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第一次跟收復區的讀者見面。在這裏五個短篇中，我的筆所接觸到的，大抵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雖然時代偉大，而我的筆觸是可憐的狹仄的。這自然是因爲客觀環境給予文藝工作者的無微不至的『愛護』的結果。在抗戰八年間，後方的作家們的筆，從來沒有自由的馳騁過，而且從來沒有自由的生活過。現在抗戰勝利了，說是要實行民主了，於是我將以前爲了避諱忌而用『××』代替的名詞和句子，全部改過來了。這似乎是應該感謝『民主』的。

在大後方被拋棄的嬰兒，到底有多少，沒有人統計過；不過差不多每天可以在路旁邊或角落裏發現棄嬰，同時任人觀覽。他們躺在那里啼哭着，月份多一點的，睜

着烏黑的小眼睛看人，並且會笑。結果呢？自然，野狗把他們吃掉了。至於用籮筐挑着嬰孩在街上嘶聲大喊：『誰要孩子嗎？』那還算是『人道』的。

這自然是『小事情，』不值得那些專門發表告同胞書，開會，打官話，自命是中華民族的救星的要人們一顧；即使那些慈善機關也沒有時間注意。他們是只顧領款或者募捐吃飯的。

在中國，似乎並無所謂『悲慘殘酷』這一類事情，倘硬說有，甚至憤怒地提出控訴，那你就是別有用心，意圖顛覆什麼的。

一九四六一月八日深夜於陪都



定價四元八角

嬰

梅林著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十六冊

書名	作者	類別
古屋	王西彥	長篇
伍子胥	馮至	中篇
清明時節	張天翼	中篇
春草	靳以	中篇
嬰	梅林	短篇
山谷	劉北汜	短篇
小人小事	巴金	短篇
金鐶子	李廣田	短篇
星雨集	陳敬容	散文
切夢刀	李健吾	散文
落帆集	唐弢	散文
心字	盧劍波	散文
南德的暮秋	蕭乾	報告
大馬戲團	師陀	戲劇
行吟的歌	方敬	詩歌
詩四十首	杜運燮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31



5.00